彰烈祠志

坤

集錄下

請追褒義士啓

老峯 畏齋代製

臣受任北來已過一年三巡列邑審察本道形勢爲白乎矣目前緊急之慮不出於修治軍政固結人心二者而已然於二者之中人心尤爲之本而邊土絕遠 王化難及風氣強悍習俗愚蠢易惑於亂難曉以理試以已往之事言之昔在 世祖朝李施愛謀叛誘以 朝廷遣兵盡殺北民則民皆驚惑一道從逆 國家悉發五道之兵僅討平之至于壬辰之變倭寇入北土人並

起爲亂爭縛將吏舉城附賊時前左議政金貴榮府院
君黃廷彧及其子承旨赫等奉臨海順和 兩王子入
駐會寧皆被叛賊縛執與敵南北兵使諸鎭守宰陷賊
殆盡獨幸評事鄭文孚以曾與土居儒生相善故賴其
救護僅以身免將由海道南還儒生輩要與共起義兵
先誅叛賊繼討倭寇南道義士並起合勢每戰必捷平
定大亂咸鏡一道復爲我有當時倭胡交亂腹背受敵
逆民中起旣爲叛賊倭寇雖退其勢當附於胡而數三
儒生能知推擧一介從事以小擊衆卒就大功使邠岐
舊疆免淪於左衽其義烈如此而適被按道之臣恥其

功不出己誣 啓揜功遂使糾義之士未獲顯被施賞
至今人心憤惋以爲 王事不可成其在 國家酬報
激勸之道豈非大段欠典是白乎旀況今深憂方在此
邊脫有事變出於意外則道內人心之難恃恐有甚於
前日旣往義士之功若是其揜蔽則將何以責後來忠
義之繼出乎言念及此心膽俱寒其時義士雖盡作故
不可無追恤之道故 臣令採訪列邑得其表著立功死
事者二十人姓名開錄于後謹此上 聞爲白乎矣各
人名下略註事實以備 朝廷裁處爲白去乎或追
贈官職或錄用子孫或子孫免賦或田結復戶分輕重

舉行　恤典以爲固結人心之本則實爲今日北方〻第

急務是白乎乙可敢此妄料惶恐馳　啓爲白臥乎

事　乙巳十一月　日

後南道壬辰義士

贈參判柳應秀

咸興人壬辰之亂監司啓別害無意討賊應秀等義士倡義激勸監司以應秀爲討賊將先誅黨賊

上入仍討倭立功爲水郡守又因御史啓聞陞堂上丁酉以別將討倭于嶺南力戰而死

贈兵曹參判僉使李惟一

咸興人別起義兵與柳應秀相應終始力戰賊勢中斷南北不得相通爲兵使成允文所忌功未六著爲甫乙下僉使而止

虞候韓仁濟

咸興人以防垣萬戶爲鄭文孚中衛將秩高守令爲左右將皆聽令破吉州屯賊復其城邑

以上三人咸興人號爲三傑戰功特異其後監司尹承勳以惟一仁濟之功聞于 朝廷而甄賞不行羣情至今稱寃合有 褒贈三人子孫亦宜一體録用是白齊

府使白應祥

延安人壬辰以廟拔擢管陞咸鏡判官討賊功後爲富寧府使戰亡於勃哥雖有孽子孫在本道

武出身宋應武

咸興人丁酉爲柳應秀副將戰死於嶺南

萬戶盧國廷

端川人丁酉從柳應秀赴戰嶺南先登死敵

儒生金應珍

端川人從郡守姜燦討賊戰亡其子出身克禮丙子胡亂亦戰亡

定虜衛朴獻宗

端川人屢次討賊有功戰亡其子忠立丙子胡亂亦戰亡

以上五人俱戰亡而未蒙復戶或子孫爲賤沒合有進
恤之典是白去乎姓孫一人別爲免賤以爲激勸之地
似當是白齊

北道壬辰義士

贈監察李鵬壽

鏡城儒生也壬辰首有倡義之討鄭文孚竄匿民
間將南歸鵬壽迎至其家謀議一月遂起義兵功
勞最多吉州之戰奮願先
登中丸而死贈監察

判官崔配天參奉池達源

兩人鏡城儒生也文孚從間道南行兩人遇之同
至李鵬壽家倡義討賊配天懷其書奔行在
宣祖大王引見加以通政資配天以科業故不願
改賜軍器寺判官職帖而達源未霑賞賚及
光海朝廷聞其名
除濬源殿參奉

僉使姜文佑

鏡城人也文孚起兵時最先應募編執鞠
賊以先鋒將討倭前後勝捷功居第一

忠義許珍武士金國信

並吉州人珍敵愾叼臣吉城君推禮之曾添興國
信結舉義兵從文孚爲左右斥候將討倭亡入輿

姜文佑無異

萬戶元忠恕　慶興人從文孚爲別將戰功特異與姜文佑齊名

以上七人皆從文孚倡義討賊爲當時首功而惟兩人得蒙恩賞亦不稱其功勞其他五人則未蒙　酬報合有褒贈之典且其子孫多有可用之人亦宜採訪錄用是白齊

儒生金麗光　鏡城人從義兵戰亡

忠義許大成

吉州人從義兵戰亡

校生許秀敏士兵崔合多介 並吉州人從義兵竭力禦敵被擄不屈見害 命施間

余貞 穩城官奴曾從申砬多有戰功又從鄭文孚死於嶺東之戰

以上五人皆以義士或死節或戰亡而俱無復戶之擧且其子孫或爲賤役合有追恤之典是白乎旀姓孫一人別爲免賤以爲激勸之地似當是白齊

上項戰亡人姓孫一人別爲免賤之說泛看則似爲過重而本道乃是禦邊之地是白乎等以從前事目公私

賤試射優等者皆許免賤定奪爲白去乙等況此立功
戰亡之人 褒慰之典豈在於試射優等之下乎更乞
裁處爲白齊

啓聞初本

臣於九月初九日自北關巡歷回還時與北評事臣
李端夏相遇於吉州城津鎭爲在如中端夏語臣曰
先父曾於丙辰歲爲北評事以方伯指揮採南北道
事跡述北關志厥後家藏一本燼於火留咸營一本
亦見失先先父常以爲惜今吾適復爲是任欲述此事
以成先志云臣答以甚好且爲勉之矣須日端夏與

臣書曰先父北關志本草數紙適不見燼端夏於今行搜取以來蓋故評事鄭文孚當壬辰之亂誅叛賊討倭寇之事實也今以別紙錄呈云云且曰持此文字而躬訪於北地父老則所聞果如先父所記將校士庶大小之人至于今稱誦不衰咸欲立廟享祀以同時倡義死事之人配之顧未有力主其事者故監司徐元履有意營立未就而卒云云蓋文孚當時平定關北之功可謂大矣而旣被主閫皐耆掎扢誣罔朝廷酬報之典不稱其功從難之士亦不得一命身文孚沒後亦無人表章嗇實爲 國家之欠典而

風教之關事也願閤下有以圖之使終不至於落莫
也且此地有尹文肅公瓘之遺廟愚意以爲金宗瑞
鄭文孚其功俱不下於尹公蓋收復　國家旣失之
土地則三人均也欲以金鄭兩人並享於尹廟或各
爲立廟未知何如云云爲白去乙臣覽此書辭且觀
其別紙所記則臣不勝感慨于中心也端夏之父即
故大提學臣植也植聰明博學論議無偏生於黨論
之世而獨不入於指目中終乃自請刊正　宣廟朝
實錄奸臣誣筆以正一代之是非世人咸稱其公則
植之一生存心於良史之筆可知也今見所記鄭文

孚事真訪問之周詳有如末端所云則其爲直筆斷可識矣今其子端夏繼爲訴事於五十年之後特此所記以證北路人士至今稱說之公言欲爲立廟以遂其人士所願欲則豈非天意有俟而然耶且其士人等呈文于 臣方議溯立廟宇臣已許之矣然以事體言之必須聞于 朝廷方爲增重光耀如蒙 國家特許褒贈之典以隆爵仍 賜廟額並將同時倡義死事之士或追 贈官職或錄用子孫則其爲聳動邊塞樹立風聲以爲勸後來忠義之地夫豈淺淺哉且聞文字於癸亥 反正後出叅賊招死於杖下

國人莫不傷其寃云蓋以壬辰旣誅鞠賊後諭衆之辭觀之其忠義見識卓犖如彼而又聞文孚是鄭造之親族造之兇議時文孚大作之仍佯聾自廢云此則壯路人亦有聞知而能言之者以如此之人豈於一反正後全昧大義有詿誤於兇徒之理乎第聞其爲人峭直在世固多見嫉者云豈其不免於禍亦以此故耶文孚旣不服而死到今固無緣此難於立廟之事而然恐 朝議或以此爲疑並此陳達是乎旀且金宗瑞之尙不得立廟如尹璜者亦豈以宗瑞末終事爲疑耶宗瑞之死正與鄭夢周相類 國初史

記以夢周稱爲奸臣而後來公議大定 列聖漸加
褒奬至今從祀於 文廟則况於今日於宗瑞又何
疑於邊塞一祀宇之享而掩其旂常之大烈乎六臣
之死非如宗瑞比而後來 國論亦漸加奬至録用
其裔孫則於宗瑞之廟一事又焉有可疑乎邊地未
能常安日後不虞之變有不可測則其於前代立大
功業之人特加顯隆之典以爲振作之方此非今日
北關第二件事明矣而其在軍政之修亦有本末先
後之序也噫發前人之潛德韜輝立後世之懿範令
則實衆夫子之所嘗拳拳者而尤致意於忠孝節義

之間則豈非遭時不幸有所感而然耶臣恐今日
國家亦當以是爲急務則臣之所請金鄭兩人事不
惟有關於一道風教而已實有關於一國民彝物則
之重也李植記事粘連別錄於狀後爲白遣同時死
事有功之人亦列錄其名各註事實及子孫於名下
以爲該曹收錄之地爲白去乎詮次以 善啓向教
是事批光峯自製以委曲詳備並見于此

備邊司回啓

壬辰倭亂時北邊之人背 國迎賊至於 王子被執
其時倡義討平評事鄭文孚爲首功而本道同事效忠

之士雖蒙 國家褒賞之典或有功鉅而賞輕者或有
見漏而未霑者朝紳之間亦多以此爲言監司巡歷遍
上採訪公論有此啓 聞欲爲追奬激勸之舉其意有
在後錄中 贈監察李鵬壽等七人 贈叅判柳應秀
等三人乙良令該曹 贈職其奉祀子孫可用者指名
啓 聞爲白乎旀儒生金麗光等五人及出身宋應武
等五人復戶事自本道擧行其子孫之爲賤役中奉祀
一人亦爲指名啓 聞後 稟處宜當以此回移何如
啓依 允乙巳十二月二十日

巡營關文

觀察使爲相考事此下錄請追褒啓而見上故今不復錄云云啓 聞爲有如子節到付備邊司回 啓關內回啓亦見上云云依允敎事是去有等以 敎旨內辭意奉審施行向事關是置有亦關內辭緣各別分付施行爲乎矣 贈監察李鵬壽判官崔酟天參奉池邃源僉使姜文佑忠義許珍武士金國信萬戶元忠恕 贈參判柳應秀僉使李惟一虞候韓仁濟等 贈職 敎旨段當自該曹下送是在果上項十人子孫中可合錄用者從公論抄出職姓名牒報以爲啓 聞之地爲於儒生金麗光忠義許大成校生許秀敏土兵崔合多介官奴余貴武出身朱

應武府使白應祥萬戶盧國廷儒生全應珍定虜衛朴君
獻宗等十人奉祀孫復戶各給二結後牒報以爲啓
聞之地爲旅都合義士二十人中奉祀孫方在賤役者
亦爲抄出指名牒報以爲啓 聞免賤之地向事合行
移關咸興以北各官

請伸鄭評事冤疏　畏齋

臣竊觀北路纔經重臣採訪民弊又今按道之臣咨諏
殆無所遺列邑大段弊瘼槩已啓 聞臣今不敢毛擧
細故更瀆於 宸聽也惟是 國家今日之憂政在北
邊而人心最可憂軍政次之今見道臣狀 啓請追褒

壬辰義士以爲固結人心之本此政臣所欲陳者而亦嘗與道臣而商確者也人心可憂之狀已悉於其狀啓中不須臣更達而第惟鄭文孚事臣最詳焉宗蓋臣父々植曾於萬曆丙辰歲爲北評事博採南北道事實述北關志而見佚適手草[illegible]記數紙見遺郞記文孚倡義討賊事者也當此時北道城邑悉爲叛賊所據元戎以下將吏陷賊殆盡獨文孚脫免乃與儒生謀起義兵先復鏡城誅叛賊却倭寇又發遣將士追討列邑叛魁併斬十三人以徇遂進兵明吉界連與賊遇大蹴于長德山再捷于雙介浦屢圍吉州城及嶺東柵踰嶺救端

川郡與清正戰白塔郊前後斬千餘級是時觀察使尹[illegible]
卓然嫉文孚聲績掩己反其實以聞 行在每欲以軍
法殺文孚文孚將佐往往被追榜掠危死然軍情愈奮
不以無功受毒貳於文孚也文孚又北行六鎭招服藩
胡搜誅叛黨關北卒就平定大抵皆其力也然文孚僅
以誅鞫賊功與會寧人同陞三品秩從難之士不得一
告身至于今人情憤惋以為王事不可成臣父所記大
略如此臣入北後聽於道內輿論咸誦文孚功烈嘖嘖
不已又北人欲為文孚立祠宇以當時倡義死節之儒
生配之而聞文孚死於逆獄杖下以此不敢云 臣以書

求訪于朝中親舊得文孚死時實狀而來其死誠爲至寃痛吳文孚忠節素著於危亂之際其在昏朝雖或從仕皆是外任少無染汚之事 反正後被元帥薦 朝廷將大用而朴來章之獄適被誣引置對辨明將見釋而適又壽謙有以詩案深論者竟不免梏棘之寃所謂詩案卽文孚曾爲昌原府使時有詠史十絶其一卽楚懷王事而其詩曰楚雖三戶亦秦亡未必南公說得當一入武關民望絶孱孫何事又懷王云云此本昏朝時所作而適發於是時耳又況反覆其詩意未見其有可疑者其死之寃國人莫不傷之丁丑亂後凡名在丹書

之類悉加蕩滌文字亦必在其中而別無顯典云矣北人得此實狀彙議益激呈文于監司監司仍通議于大臣而後許之仍採訪道內義士事蹟有此啓　聞請加恤典庶可慰一道人心而獨念文字大功旣被揜蔽於當時又抱寃而死未有伸雪之典則亦何以大慰北人追慕之誠而激勸於方來也伏願　殿下特將此議下詢于廟堂先伸文字之寃仍　命褒贈崇秩與諸義士追恤之典一時擧行則將見風聲樹立於北方愚民之心有所鎭服志士之氣有所感勵其爲固結根本之圖非少補也

批答失傳

筵說

乙巳十二月二十七日　引見時領相鄭太和所　啓修撰李端夏上疏中鄭文孚事不可以文字循例回啓今當陳達於　榻前矣曾因咸鏡監司閔鼎重　狀啓與鄭文孚同事諸人或　贈職或錄用其子孫其中子孫之爲賤役者免賤等事已爲定奪則文孚獨無崇奬之典果似欠缺壬辰之亂北道之民執　王子大臣投賊之後因據州郡其時文孚以北評事倡義討賊復其郡縣其功大矣而見忤於當路之人而功不大顯及至昏朝棲遲州縣　反正之後卽除全州府尹未幾遭

其母喪居廬之時有一勳臣往見其壁間所塗文字曾
所賦詠史詩傳說於人矣及其被逮遂獄將釋之時臺
諫以其詩意有所指論　啓刑訊死於杖下故相臣趙
翼爲問事郎廳嘗知其寃枉之狀常常言之矣副提學
趙復陽曰　臣父常言其寃狀臣亦聞之矣文字名出賊
招不免被逮此是朴弘耉獄事也朴知章等招辭中亦
言知文字之有將材故有意往見而不得發言云云　臣
父爲問事郎廳力言其寃狀於鞫廳堂上而竟以昏朝
時所賦之詩因臺　啓寃死矣右相許積曰文字壬辰
之功赫赫在人耳目死於非罪之狀亦人所共知也設

令其詩作於 反正之後不過詠史而已有何指斥之意乎特爲 贈職勸激北路之人似不可已也領相曰文孚死於杖下而已不在罪籍中別無伸究之事但同事之人旣 贈判書則文孚以首功尤當 贈職子孫亦宜錄用矣 上曰超品 贈職錄用其子孫可也

鄭評事 贈嘉善時以敎書 敎旨並燬○書特 平聽壽姜判決事文 佑崔僉正配天遂佐郎達源 贈啓敎旨亦錄于下 徐諧衍

王若曰獨任朔方功久著敵愾之節特陞亞卿秩庸褒懋賞之恩斯豈私榮實惟公議惟卿嚼鐵之剛陷刃其勇五經腹笥步枝文武備具之才六尺身萬夫雄尊俎

折衝之略早應書記之選昔著從事之衫幕府少年
但倚馬之檄軍中一范早誇破膽之威逮東土之大難
惟北路爲尤慘士卒委草或爲蟲而爲沙[illegible]庶奔波不
投胡則投賊朝廷之威令久斷豐沛之城邑已殘雖智
者亦無如何計將安出惟忱臣可識板蕩卿獨奮然倡
率義徒先誅亂賊誓師於危疑之際咸懷至誠成享於
灰燼之餘所恃惟義一鼓而兇徒敗折三戰而勁寇遁
逃豈徒一路士民免爲左衽其於中興功業實多爾勞
一節已昭於險夷殊勳可銘於鐘鼎圖形漢閣反遺殉
國之人懸書晉門宜有志過之客行賞誠欠於常典會

功賞衛於中心勲旣勘於往時已無及矣事始著於今日何以與之茲加卿嘉善大夫職如故於戲大功豈傳生可垂美於古昔盤根別利器㢘輸忠於始終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嘉善大夫全州府尹全州鎭兵馬節制使鄭文孚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者 丙午正月二十三日

超品 贈職事承 傳

贈承議郞司憲府監察參鵬壽 贈通善郞司憲府

持平者 丙午正月二十三日

壬辰倭亂從鄭文孚倡義討賊戰功特異追 贈

事 啓下

僉使姜文佑 贈通訓大夫軍器寺正者 丙午正

月二十三日

壬辰倭亂從鄭文孚倡義討賊戰功特異追 贈

事 啓下 己酉九月初十日又 贈通政大夫掌隷院判決事因子孫疏請故也

奉直郎軍器寺判官崔配天 贈朝奉大夫司僕寺

僉正者 丙午正月二十三日

壬辰倭亂從鄭文孚倡義討賊戰功特異追 贈

事 啓下

將仕郎 濬源殿叅奉池達源 贈宣務郎戶曹佐

郎者 丙午正月二十三日

壬辰倭亂從鄭文孚倡義討賊戰功特異追 贈

事 啓下

鏡城儒生呈巡察使老峯 文

鏡城居儒生李東白等謹齋沐百拜上書于巡察使相

國閤下伏以北道去京師最遠雖有多士公共之論未

有 上聞之路鬱抑莫伸者久矣今者幸賴相國閤下

啓 聞前評事道疏陳有此 褒崇之典 贈以禁衛

敎旨遠降榮生絕塞 恩及泉壤凡在膽聆孰不感
聳而奮起邪曠世之 澤雖在於 朝家尊慕之誠亦
在於一鄕祠屋既成方議配享得蒙閤下終始顧念送
此二位所用栗木即當作主奉安而第念 贈正姜文
佑 贈僉正崔配天 贈佐郎池達源三人並是同功
一體之人不可取舍於其間一鄕公論欲以三人並享
而巡營下送栗木只二位所用則亦不敢任意擅便不
得不更稟恭俟指揮生等不勝惶汗戰灼之至

題辭

前日巡過祠宇時以兩人配享爲言故只送二位栗

木耳三人之功一體而一鄉之論僉同則豈可取舍
於其間哉速擧盛禮向事

禮曹請祠額 啓辭

啓曰今九月十一日大臣兵曹判書䟽決廳堂上刑曹
堂上 引見時司諫呂聖齊所 啓贈左賛成鄭文孚
倡義事蹟已悉於咸鏡監司閔鼎重啓 聞及前評事
李端夏陳䟽中臣不必更瀆而 朝廷旣下追 襃之
典特施 寵章甚盛擧也北方士子伺(?)慕尊奉營立祠
宇於倡義之地以其時同事人李鵬壽姜文佑崔配天
池達源配享以爲香火之所欲爲請額而遠方之人無

路 上聞故敢此仰達自 上若特爲 賜額則可以
樹立風聲固結人心矣 上曰言于該曹禀處事 傳
敎矣鄭文孚倡義之功久而不泯至於七十餘年之後
始蒙 朝家追 褒之典北方人心大有所聳動而立
祠宇以其時同事諸人配享者尤可見尊慕之誠特
賜恩額以副遠人之望誠合激勸之道而事係 恩典
自下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啓依所 啓施行 丙
午九月十一日

額號擬望

彰烈 表忠 旌烈 以首擬批下

請差遣 賜額祭官 啓辭

贈左贊成鄭文孚祠宇 賜額致祭事當爲擧行而値此荒歲京官下送有弊本道都事今方辭 朝齎祭文下送使之設行何如 啓依 允

賜額致祭時祭官

獻官本道都事鄭華齊 典祀官鏡城判官李之馨

大祝輸城察訪金振漢 贊者前察訪朴興宗 謁者前叅奉池天錫

賜額致祭文 李 押行

維歲次丁未十月壬申朔初六日丁丑 國王遣臣咸⋯

鏡道都事鄭華齊 諭祭于卒 贈左贊成鄭文孚之
靈惟靈竭忠捍賊臣節攸宜褒義象賢王化所基歷代
相因可鑒可師邦運昔否奠矣亂離弁服陸梁兵連北
陲三嶺失險入若康逵兇鋒所觸土崩難支戰無對壘
守無登陴叛民乘亂從逆滅彝縛執長吏據有城池結
賊爲援勢成雄雌俘獲 王子與賊爲質有恒有餌民
胥危疑纍纍十數無一男兒鳥竄偷生取熊者誰卿時
佐幕志在死綏脫身行乞慷慨酲爲文武之略爲衆所
推爰有四士協心相隨俱是遐荒俊髦之姿同聲一呼
遂舉義旗遠近響應感奮涕洟登壇歃血指天爲詞先

討逆豎孫軍冒危相機周旋蒼卒出奇巨魁授首賊敗
枝披軍聲遂振士氣不衰乘勢賈勇目無鳥嶺六鏖全
勝且戰且追長坪雙浦枕籍賊屍從茲開北賊不復闖
復我邠岐全幾藩維捷聞 行宮載喜載悲功高見猜
忤于臬司狀不以實 天聽是欺賞未稱勞名位猶卑
恥自矜伐不見色辭中遭窮濁玉絕瑕玼末罹栫棘入命
也非詩寃氛未銷掘劍可期忠魂鬱結歲月幾移原隰
之臣奏厥詢諸厥功始彰予乃得知篤嘉其忠旌賞詎
遲嗟哉偉績顯晦關時所樹卓異宜受報施伸其幽枉
贈以崇資推及同事盛典靡遺倡義之地爰靈有祠

叅佐並享禮秩無虧一堂義烈芳名共垂牲醴是奠

扁揭楣享光荒裔百世攸儀不昧者存庶幾格思

春秋享祝文　　畏齋製

贊成鄭公

文武全才幕府小官糾義靖亂關北再安

持平李公

倡義之功捐軀之節一方永賴百世餘烈

判決事姜公

𡨚挺武勇志奮忠義誅叛殲寇功烈卓爾

僉正崔公

一介書生九合義旅誅叛討賊肅清邊圉
佐郎池公
跡奮布韋身任金革除兇禁暴奠此疆場

燭龍書堂記　　　　　　　　　　西河

北關古之肅慎靺鞨之墟於京師最遠　列聖之所顧
憂謀臣之所經營莫不以固邊守捍外侮爲急而封疆
城郭之臣率皆選用武人固未遑於節義名教之方也
是以　國家有此土迨將二百年矣而土俗之陋未盡
變而後造不興愚民無所觀感而化則往往負其桀驁
之氣反側於危亂之時夫天之降才非有內外遠近之

殊也豈北之人士獨無長才異能文學行義與他州比者哉特以敎導之無其具耳嘗度北方之事者觀於此豈不可以長慮却顧而少爲之圖也北評事之不置久矣 上之四年始更置之李侯端夏以弘文館修撰首膺是選而又得閔公鼎重爲觀察使二君相得甚驩於北方事事有可舉必與之咨度而後行之於是相與謀曰人未知方武備不足恃也乃圖所以表節義立名敎者訪於父老得鄭公文孚倡義討賊之事 聞于朝而表章之又立祠於其起事之地與同事者義士若干人而並祀焉又置學舍於其傍名之曰獨龍書堂以處其

士人之讀書慕義者李君實主其事而終始有成者亦觀察公之力也嗚呼今之居方州者鮮克置心於教化況評事之爲職只可以戎事佐節度非二君之眞知本末焉 國家深長思者誰肯出力於文法之外勤勤而爲此哉且夫方鄭公羈旅竄伏奮奇計抗大難內鉏賊黨外殲方張之寇其功謀可謂壯矣而郵塞湮鬱不克彰徹於世今乃得二君而大顯事之顯晦固自有時哉而荒遐僻絕之域人不知禮義之訓士不習詩書之教蠢愚渴獷自絕於 上國而今乃懸之以烈士之風聲進之於文行講習之塗導其迷而牖其冥廓然如燭龍

之爲明於日月之所不及敎之興廢抑亦有待於其人
乎然則二君之意其欲使夫此邦之人因此發端講習
古訓鼓舞奮振以至於善風俗易其陋而學者皆爲才
且良歟 國家文敎之澤被於遐遠也則二君之[illegible]意
此邦敎成於來世使後之人覽其跡服其敎追思頌歎
而不能忘者亦豈有窮也哉而其敎之所由興將自此
書堂始故余樂爲之書焉其名堂之義詳事君蓋有所
受云爾 聖上之七年丙午暮春下澣弘文館應敎李
敏叙記

彰烈祠記

藥泉南九萬

鏡城府南一百里有禦亂里或稱漁郎里里有八景臺臺南十里許有武溪湖乃壬辰倭亂時義士李鵬壽邀鄭評事文孚起兵處也今 上乙巳評事李端夏倡議立祠于湖上享鄭公而以同盟人鵬壽等配之又作燭龍書堂于其側以爲儒生。居業之所祠在西岸下[illegible]而前有小山横抹如新月之吐半邊湖水蒼翠蔚然四面諸山削立如彩屛之圍而其中平圓成湖縱廣九里芰荷菱芡綠淨如拭縕藉淸麗殆不可名言北地山川大抵麤壯軒豁之觀則固可易得而山彎水環未有如此地之幽靚者豈天亦欲彰鄭公之忠烈特設別區於

菑裔之域以安其靈也耶

贈司憲府持平李公墓碣銘 並序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

筵事 世子師朴世采撰

顯宗七年丙午冬咸鏡道觀察使閔鼎重 啓言在

昔壬辰倭寇淸正寇關北列郡民解會寧亂民鞠景仁

縛兩 王子及宰臣長吏以應之一路盡爲賊有會非

評事鄭文孚與鏡城儒生李鵬壽等合志倡義旣討誅

亂民仍進兵遇賊屢敗之淸正遂退走關北平其功甚

大然將士至今無所褒乞亦有司褒錄以收邊民心先

是鏡之人士立祠于府內禦亂里議享鄭公明年丁未
賜額曰彰烈於是李公加　贈爲司憲府持平又啚
配于祀享嗚呼斯可謂得忠義之報者矣初景仁與其
叔世必及朱守本男等納款于賊皆署行州府事世必
據本府聲勢甚張公素以有氣義稱乃慨然發憤曰
國家板蕩未知存亡况徒作亂至此耶密謀舉事欲求
有人望者爲大將時鄭公陷於賊脫身竄伏道過崔配
天池達源皆同志者也相與急趨公家公大喜出迎傾
身事之姜文佑及鍾城府使鄭見龍亦至議推鄭公爲
倡義大將公爲別將部署未發是歲九月閧北虜入掠

富寧境因遣使世必誘以協禦虜世必許焉公從鄭公
勤義士百餘人進屯柳亭仍入城翌朝鄭公上南門樓
建旗鼓諸將以次行禮世必先至使文佑擒斬之景仁
木男等亦皆伏誅軍聲大振衆已數千人十一月與賊
戰于吉州長坪敗之斬馘不可勝計十二月大戰于雙
浦方酣義師引鐵騎橫衝之賊死者甚衆遂乘勝大敗
之明年正月又戰于端川敗之是役也凡二戰三勝居
數日賊酋收散兵南歸義師追至白塔坪將戰公先射
一賊應弦而倒因挺身出鄭公馬前忽中丸卒來乙謚
萬戶李希唐亦死即其月二十八日也鄭公使崔配天

間行至　行朝奏賊退狀　宣廟嘉悼之　命贈公監察崔公關北一布衣耳乃當大難之初賊鋒欻銳　車駕出狩八方被其蹂躪萬無可爲者而公獨首義讀血糾合士馬又得鄭公爲大將數月之間匡復九鎭以成不世之偉績嘗聞請正與行長至海西規立大功公之咸平兩路以爲長弟射天討賊請正戰失利未幾平壤賊又爲天兵所敗卒使凶謀不售然則公之功烈不惟冠于海東雖謂之暴於天下可也其奇矣哉公字仲恒公州人也先祖高麗朝寶文閣直提學二世有曰勲者爲本朝代言其孫謙始以豪右徙北是公五世祖也考

曰彭年妣呂氏公以嘉靖己巳生死時年四十九葬于

府南禦亂里抱東之原娶許氏生六男曰就曰新曰躋

曰休曰成曰進孫曾幾六十餘人孫震榮筮仕爲 宗

廟署直長來謁銘銘曰

於傳有之大夫死衆士則死制若李公者身靡所與

社稷是衛謂守無城謂將無名義之誰比昔有重蹻而

執干戈見稱夫子繄茲秉彝君臣惟大極天罔墜兆郡

旣遂書生匪武惟公成義禦亂之里有崇四尺拱樹成

列我銘貞石以詔後人卓卓其烈

崇禎紀元後甲戌八月 日立

贈承訓郎司憲府監察李君墓碣銘 並序　洪汝河撰

當執徐兵起國中瓦解由布衣奮農畝倡義討賊者指不勝屈雖闡微成敗殊論其敵愾勇往蹈死不撓則具有焉在北關則鏡城府儒生李君鵬壽其人也其歲七月倭將清正入北路列鎮陷沒會寧叛民鞠景仁鏡城鞠世必明川末水木男等縛執兩　王子宰相長吏以應賊倭將皆署行州府事世必據本州兵勢尤盛君慷慨發憤結同志士崔配天池達源妻文佑密謀舉義旅評事鄭文孚毁形竄匿物色得延迎至武溪里舍推爲倡義大將鍾城府使鄭見龍亦

至爲中衛將文佑爲作候將而君爲倡義別將部署未發會閭野人寇掠富寧境因遣使世必諭以協擊狄難世必許之九月某甲君從文孚勒義士百餘人進屯于府西柳亭世必盛陳兵以候義師遂入城次早文孚上南樓建大將旗諸將官以次入行禮世必先入目文佑論之旣出南門外斬之卽引而南搜斬末男等於是軍聲大振應募日衆十一月與倭遇于吉州長坪擊破之十二月大戰于雙浦引鐵騎潰衝倭陳斬馘甚多越明年正月又戰于端川敗之居數目賊捲還南道義師追至白塔郊將戰君射倭將應

弦而倒君因挺身出文孚馬前怒中九死朱乙温萬
戶李希唐亦同日死文孚郎遣崔配天間行奏達于
行在而本道主閫怒文孚不先禀已且妬其功加
以搆捏二事交上啟施賞格而不行然 宣祖大王
嘉悼君 命贈司憲府監察方是時也賊鋒甚銳八
路崩潰無誰何之者君以一介書生糾勵義士戮兇
魁挫勁冦數月之內匡復九鎭其功偉然與湖嶺義
師埒然竟爲人誣枉如湖嶺諸公亦爲主閫所擠噫
受任方面遇大難不能效忠死職而反妬人成功是
誠何心哉後六十六年余忝貳茲府鄉人有爲余道

君事者問君之墓云在漁郎里武溪之原恨不得置
生廟於前也君之孫東白東榮等將竪碣于隧南請
文于余余惟甄義烈伸幽抑卽蒞土者之責也遂不
敢辭君字仲恒公州人也始祖諱苧仕高麗至寶文
閣提學提學之曾孫曰懃入 本朝拜承旨其孫諱
坐豪右北徙君其五代孫也考曰彭年妣呂氏以嘉
靖乙巳生君君自少時有志槩氣宇不凡云娶于許
有丈夫子六曰就曰新曰躋曰休曰成曰進孫曾六
十餘人不能盡錄東白東榮皆業文世其家銘曰
維士屹屹百夫防遺 國板蕩志慨慷杖劒誓衆氣

怒揚刲剔兇渠如犬羊一戰三捷復我疆嗟時不利
壯士亾殺氣凜凜爲 國殤賜彼武溪梓木蒐遺耀
湮沉令我傷刻詩最續告朔方課忠責孝垂無疆 此文節建祠前所撰 贈官宣額皆不及載故改撰而竝存之此以續舊請

請鄭贊成諡號疏 鄭杉 贊成公之曾孫

臣伏以酬功顯忠勵世之大方節惠易名崇終之盛典
苟有樹立卓異聲烈表著者則有司之議不限於常格
子孫之請毋拘於親嫌普亦古今之通誼也臣之曾祖
父 贈左贊成臣文孚早以文藝著名擢第登仕當
宣廟壬辰板蕩之際以北評事倡義起兵誅土賊鞠世

必等破倭將清正兵關北以定而被臬司撿蔽功賞未
稱復値昏亂屛斥於外 反正之後即拜全州府尹時
議大用而不幸横罹獄援卒以詩案枉死於桁楊此臣
祖本末大致也然而臣不敢輒以一家私言有所揄揚
請略擧近代名臣先輩衆所崇信之說以證其一二焉
其關北討賊事則故判書臣李植曾爲評事於北幕多
所採訪最得其詳有曰壬辰六月倭將清正長驅寇北
兵馬使軍潰而走賊遂入吉明鏡富等境入會寧擄
王子還趨鏡城鎭堡叛兵爭縛守將擧城附賊而評事
鄭文孚獨脫免與儒生數輩號召近境鍾城府使鄭見

龍等皆來會與禮文孚爲大將斬叛賊鞠世必等十三
人以徇諸鎭進兵明吉界連與賊邊大踪于長德再捷
于雙浦屢圍吉州城及嶺東柵踰嶺擒端川郡與清正
戰白塔郊前後斬千餘級北行六鎭招服藩胡援討叛
虜關北卒就平定大抵皆其力也故相臣閔鼎重按察
北路時 啓請褒贈立祠而曰當時倭胡交亂腹背受
敵逆民中起旣爲叛賊倭雖退其勢當附於胡而數三
儒生能知推擧一介從事以小擊衆卒就大功使邠岐
舊疆免淪於左袵其義烈如此而適被按道之臣恥其
功不出己 啓掩功未獲顯被旌賞至今人心憤惋

以爲王事不可成其詩案枉死事則 先王朝乙巳年
儒臣李端夏疏辨其寃有曰文孚忠節素著於危難之
際其在昏朝必無染汚之事 反正後被元帥薦將大
用而朴來章之獄適被誣引置對辨明將見釋而適又
臺諫有以詩案深論者文孚曾爲昌原府使時有詠史
十絕其一卽楚懷王事而其詩曰楚雖三戶亦秦亾未
必南公說得當一入武關民望絶孱孫何事又懷王此
本昏朝時所作而適發於是時耳又況反覆其詩意未
見其有可疑者其死之寃國人莫不傷之請伸寃 贈
爵其時六臣鄭太和等因登對同辭極陳以明 臣祖有

功無罪枉死夭折且引故相臣趙翼爲其時問事郎廳常言其冤狀 先王命超品 贈職錄用子孫先是北人爲臣祖立祠於起義之地而配以同事之人相與俎豆之又因司諫呂聖齊 啓請特令 賜額致祭嗚呼國家之於臣祖所以酬報之者何其備歟既已雪其冤枉矣加其爵秩矣錄其子孫矣又從而旌其祠而永樹風聲矣四方觀聽莫不聳歎九原有知其必感泣而惟是 贈謚一事迄未上請此雖後嗣殘微之致而亦豈非 聖朝之一闕事也臣聞 國朝故事實職正二品以上乃得謚然有所取而謚之者亦不係此限有道

學則諡若叅奉臣徐敬德之諡文康是也有節義則諡
若提督臣趙憲之諡忠烈招討使臣高敬命之諡文烈
是也至如崔震立之力戰死事則以水使而諡焉鄭蘊
金權之勁直敢言抗節扶倫則皆以叅判而諡焉然則
祖宗彰善之規初不拘於爵秩之高下也今臣祖於
國典例諡之秩未準一階視儒賢崇奬之體維或注
異而乃若爲國忘身倡義抗難則其精忠數烈豈必多
讓於前數人哉世或以死事爲重而自古徇國之臣或
死或不死者特係一時之幸與不幸耳其心則一也夫
蔑死不顧一生之計已决於其初則畢竟事之成敗身

之存亡蓋有不必論其輕重矣倘蒙　聖明嘉臣祖之
功懋臣祖之寃追累　朝奬飾之意亟　命所司議易
名之典則足以昭勸方來激勵頹俗豈獨泉塗之榮耀
子孫之私幸而已哉臣以螻蟻微懇仰瀆　宸嚴狂僭
之罪實無所逃臣不勝惶隕感激涕泣祈懇之至謹昧
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該曹稟處

禮曹回　啓

前主簿鄭杉上疏據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觀
此前主簿鄭杉疏辭則以爲臣之曾祖父　贈左贊成
文學早以文藝著名擢第登仕當　宣廟壬辰板蕩之

際以北評事倡義起兵誅土賊鞠世必等破倭將請正
兵關北以定被臬司擠廢功賞未稱逮 仁廟反正之
後即拜全州府尹時議大用而不幸橫罹獄援卒以詩
案冤死於析楊此臣祖本末大致也在後判書臣李植
曾爲評事於北幕多所採訪故相臣閔鼎重按察北路
時 啓請褒贈立祠及至乙巳年儒臣李端夏疏辨其
冤有曰文學忠節素著於危亂之際 先王命超品
贈職錄用其子孫又因司諫呂聖齊 啓請特令賜
額致祭而惟是 贈謚一事訖未上請伏願 聖明亟
命所司議易名之典亦爲白有臥乎所文學忠節以其

子孫揄揚之言雖不可取信而前輩名臣或陳其義烈
或訟其枉死或請 贈秩錄其子孫又令立祠而 賜
額致祭其功烈節義無復可議者矣 國家故事實職
正二品以上乃合得諡然有所取而諡之者亦不拘此
限有節義則諡若提督臣趙憲招討使臣高敬命之諡
忠烈文烈是也世或以死事爲重而自古殉國之士或
死或不死者特係一時之幸與不幸其心則一也所當
依疏辭特 贈享爲諡以激頹俗是白乎矣事係 恩典
臣曹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啓依回 啓施行癸未
十月初七日 未得本家延諡之報故位牌時未改題凡稱號亦不用諡

嘉善大夫全州府尹全州鎮兵馬節制使 贈
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
大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諡忠毅鄭公諡狀

大宗伯閔鎮厚撰

穆陵朝名臣農圃鄭公既没之八十年其曾孫前主簿
杉上疏言臣之曾祖父 贈左賛成臣文孚當壬辰板
蕩之際以北評事倡義起兵誅土賊破倭冦以克定關
北而臬司掩蔽功賞未鐸 仁祖反正之初不幸横罹
獄擄卒以詩案枉死於衍揚逮至 先王朝雪其寃枉

贈爵立祠崇報之典大備惟是 贈謚一事尚未之
擧豈非 聖朝之一闕事也事下該曹覆奏曰文李功
烈節義前輩名臣多言之無後可議 國家故事非實
職正二品以上例不得謚而有所取而謚之者亦不拘
此限杉之言是也 上亟許之又其後十年杉之再從
弟構袖公文集及家狀一通來謁于鎮厚曰先祖易名
既蒙 聖允而未幾兄杉病死太常之狀至于今未就
世之知吾祖事蹟者莫如子詳敢以為託鎮厚再拜而
受之曰然昔我先君子文貞公通判鏡城聞公之風而
慕義特至至操文致酹於貞公同事諸人之墓[illegible]

文忠公嘗按北藩立公之祠屋以永樹風聲而使北民
有所興勸鎮厚雖甚不肖猶知樂有賢父兄則今於公
文字之役其烏敢辭之哉謹按公字子虛農圃其號也
系出海州上祖曰肅麗代名臣入　本朝有官贊成大
提學謚貞度曰易以文學事　太宗世宗爲名卿於公
爲七世祖貞度生同知中樞院事忠碩以孝友聞同知
生文科户曹叅議恍叅議生鐵原府使　贈都承旨延
慶承旨生進士　贈吏曹叅判希儉有節行能文章遭
世喈霏廢舉不仕別自號曰桂陽漁隱寔虛菴希良之
弟而公之曾祖也祖彥懿文科户曹叅判考愼文科内

資寺正　贈禮曹判書妣貞夫人江陵金氏將仕郎興禮之女也公以嘉靖乙丑二月十九日生於漢師之南小門洞第自在孩提岐嶷多智四五歲與群兒嬉戲必分曹布陣爲對敵相戰狀公居中號令而群兒皆奉其約束見者異之六歲隨長者觀捕虎於興仁門外虎咆哮聲振天地觀者無不駭惶辟易而公安坐微笑顏色自若人皆奇其膽量聰悟絕倫五歲始入學日誦五百言七八歲作驚人語初月絕句云誰斷崑山玉磨成織女梳牽牛離別後愁擲碧空虛七歲作也王顏不及寒鴉色古詩云憶妾承恩日自比雲間月一朝有憫歎不及寒鴉色寒鴉朝復暮尚帶昭陽日回光不照妾淚向西風落舍愁君不來落葉空階夕八歲作也十三四屢冠於國子

課試(月明花落又黃昏詩卽其一也載於集中)而又間習射藝有穿楊之妙
至於天文筭數亦靡不通曉焉萬曆乙酉登司馬兩試
戊子擢明經甲科第二名例授漢城府參軍辛卯拜北
道兵馬評事評事實兼學校表率之任而前任是者皆
鄙夷其生徒待之不以禮且考講甚峻苛歲自儒案汰
充軍籍者十居五六北人之怨咨屢惟久矣公至則曰
關北要荒 國家文教尚未敷洽責此地生徒爲可與
湖嶺儒鄉並乃寬其講規纔通音釋皆令免汰引接諸
生必以禮貌而勸課誘掖索性勤至由是甚得北人心
翌年壬辰島夷陸梁 乘輿西狩賊將清正長驅入北

北兵使韓克諴欲守磨天嶺以保關北軍潰而走賊遂入六鎭而妖言流聞民心波蕩土賊四起與倭爲脣齒明川之末秀木男會寧之鞠景仁鏡城之鞠世必皆叛賊之魁而世必受倭官號擁兵據城聲勢尤張時　兩王子臨海順和及大臣金貴榮府院君黃廷彧其子承旨赫避兵在北景仁皆縛之以與倭南北兵使列邑守宰鎭堡邊將亦皆爲三賊所陷而公獨脫身潛匿於山中時下山村求食路遇叛卒將執之以去有一儒生適在野見之謂叛卒曰北人蒙評事惠多矣何負於汝而欲執以與賊乎叛卒不聽儒生以所持農器擊叛卒殺

之謂公曰評事好去公問其姓名不言而去又爲亂兵
所射幾死而免公聞前監司李聖任亦避兵在山中窮
尋往見共謀倡義遂與慶源府使吳應台慶興府使羅
廷彥翰城察訪崔東望諸人韓百謙羅德明等起兵入
鏡城世必挾賊勢恐喝衆皆潰散公不能獨立亦欲從
間道南奔飢乏不能行或食野菜至龍城投巫覡韓仁
侃家仁侃熟視曰豈非評事公耶公曰我乃京商人阻
兵不得歸行乞至此子何妄言耶仁侃心知之即延入
中堂而厚遇之世必欲執倡義諸人使其徒搜括山林
至仁侃家仁侃引公匿之以免禍秋夕日仁侃祭其祖

以粢饌先進於公公曰禮不可如此仁侃曰吾祖賤人雖生存評事在則固不敢先嘗此食其致誠盡禮類如此後公牧吉州迎仁侃夫妻厚報之居五日謝仁侃南行道遇書生崔配天池達源二人二人要與公倶興義兵公始不信而拒之二人指天日誓其忱誠無舍去意公曰公等果是北方之奇男子也乃與同至漁郎里李鵬壽家鵬壽義士也見公至大喜傾家以奉之公遂與三人謀再舉義兵使三人召募近境壯士姜文佑最先三鍾城府使鄭見龍及會鎭守將避亂朝士佐郎徐湝學諭李成吉等皆來會公時年二十八於諸人年最少

位亦早衆素知公有文武才皆推公主盟公讓見龍見
龍不敢當將士亦願屬公於是公爲倡義大將以見龍
爲副將鵬壽爲別將文佑爲斥候將部署略定乃諜入
據城府公謂諸將曰鞠賊擁强兵據堅城與倭爲表裡
而吾軍新集寡弱可以計圖難以力破乃使崔配天往
諭世必（配天嘗與世必相善故使之往諭）曰 天兵今已大至掃蕩妖
氛指日可期如汝叛 國之徒若不革面贖罪則其將
何地自容耶顧今北虜之患亦索性可憂而鄭評事素
有威望一倡大義歸附者日衆爲爾計莫若與鄭公結
好同德北虜立功以自效耳（時北虜乘釁入寇至富寧古縣刦掠人民世必深以）

為憂故以此諭之世必心然之乃許義兵入城九月十日公勤
兵向府城世必尋疑悔縣門以拒之公且脅且誘世必
邊迎納公公入城與世必相見世必兵衛甚盛而倡義
兵纔數百人公略無怖色徐以逆順之辨反復譬曉賊
畏服不敢動世必乃推公為大將而請自為守城將主
管器械糧餉公許之世必使其親屬侍公左右伺察動
靜凡諸文書輒皆偷視公將以起兵事馳 啓行朝世
必疑 啓辭有不利於己公聞之以好辭搆草故置案
上使得偷視世必見之果喜人有勸公早除世必者世
必聞而懼公慮有變一夜屏人獨坐招世必與語示以

不殺之意世必復自安居數日倭賊百餘名掠至城下
公命將士擊斬十餘級世必亦斬一倭公亦一體錄功
而 啓之又赦嘗射已者罪以為褊裨於是六鎭聞公
釋反側爭相送欵會寧吏士籍義兵之勢捕斬鞠景仁
及其黨七人獻馘軍門明川人亦欲誅末秀木男反為
賊所敗公遣具滉姜文佑率精騎擊斬之兩賊既誅南
北始通穩城以南鎭堡徵兵稍稍來集高嶺僉使柳擎
天等千餘人皆來受公節制公號令嚴肅賞罰明信將
士畏服莫敢犯法世必惡公兵勢漸振乃欲復肆凶計
一日使兩驛卒無端大呼於軍中以試之公擒兩卒不

問而斬之乃謀誅世必下令軍中登城習戰夜分乃罷
翌朝又如之公建大將旗坐南門樓世必與諸將入行
軍禮公命姜文佑拿下世必數其罪而斬之其脅從者
並赦勿治責立後功於是軍聲大振公與諸將議出兵
擊倭見龍欲保鏡城以俟釁公曰本與義兵欲爲 國
討賊耳今但自守視賊不擊與叛徒奚異僉請詢于衆
以決之翌朝集衆南門外問守城擊賊孰可孰否衆咸
以公言爲是公遂將討吉州之倭使澶關僉使李應星
留鎭鏡城以鄭見龍爲中衛將柳擎天爲左衛將吳應
台爲右衛將坊垣萬戶韓仁濟斜洞權管高敬民爲仁

右伏兵將具滉姜文佑爲左右斥候將前引儀元忠恕
造山萬戶印元恍爲從事官十月二十一日公率三衛
兵出城數里有人迎告於公曰賊勢甚盛戰必不利宜
且守城自保公曰汝敢沮吾軍耶即斬之懸首於旗遂
進次明川指授諸將方略三十日與倭遇於吉州長坪
諸部並進左右挾擊伏兵迭起前後遮截廝徒下卒無
不鼓勇賊潰而奔北追擊十餘里一賊背上矢中十數
遂大破之殺其巨魁直正都闌汝文等五人斬馘八百
二十五級其餘中箭墜崖而死者不知其數得馬一百
十八匹奪其所擄人畜及鎗劒甲胄銃九等物甚多其

逃竄山谷者擄林藪放丸騎不得進射不得中公使勇士四面縱火草樹蒙密烟焰漲天翌朝往視之賊盡燒死矣後澤堂李公植次黃芝川贈公詩序曰中興以來未有此捷比云公乃使崔配天懷捷書奏 行在言明留倭擄城堅守諸衛將累圍而不得援公曰城中之賊以死固守攻守勢異不可猝拔今若急取多傷士卒不如移兵嶺東先擊柵內之賊柵內之賊既平則城中之賊勢孤援絕取之如籠中鳥耳即日移兵向嶺東到臨溟之雙浦適遇柵賊之出掠者三衛兵一時奮擊斬首百餘級乃取其屍剖腹露腸列之路傍延亘十數里其

是軍聲益大振仍進圍賊柵公以檄書投倭将有曰長
坪之斬耳無數應作死後之逃奴雙浦之劃勢甚多只
是生前之男子云先是避兵士大夫多為士民所奪掠
及公誅叛賊多訴公請搜還所失貨財公慮擾民一切
不聽士大夫皆怨之請於見龍見龍許之公又呵止之
仍下令禁之見龍亦不悅進士申櫓公之列岳也避亂
入北在公軍中令既下櫓又推其所失於民諸将欲斬
之公不忍加誅使吏卒驅逐櫓出城以釋衆怒公實為
櫓地而櫓反深怨公始見龍恇㤼不敢當大將及公既
成功反忌公欲害之時本道觀察使尹卓然避兵㫒冠

竄匿於別害山谷中公以幕府小官糾合義旅累立大
功卓然嫉其聲績掩己欲構陷公不得欎見龍等知之
造飛語使入卓然之耳卓然乃與欎見龍等合遂責公
以自稱大將擅自状　啓誣公以軍機失誤録功不公
遆公大將以見龍代之仍以長坪臨溟前後戰功歸於
見龍而誣　啓於　行朝見龍遂大被陞擢而公只以
誅鞠賊功授堂上階卓然既遆公大將又以公為捕亡
將使進住磨天嶺捕亡卒南為者盖欲陷公於死地也
公曰吉州之賊尚彌滿遮路北地之卒豈有逃向南關
之理乎遂辭不行會北兵使在南道以道路梗塞不得

北來遞使評事巡行六鎮撫定民人兼鎮虜情公既適大將乃從主將節制十二月四日率麾下五十人發向六鎮到慶源拿致座首鄭士麒等三人數諜執兵使以迎倭賊八度徵兵拒逆不送之罪而誅之到鍾城治邊事安億壽等侵虐藩胡釀成邊患之罪而囚之穩城藩胡自變亂以來不一侵掠接置我人多所全活公到府招見奬慰又加賞賜以勸之慶源藩胡外示向國而內實反側畏公威名應招而至者二百餘名公以為不可摘發隱慝沮其歸順之路依前饋遺俾得自安至慶興賞士兵咸德享全城斬胡之功仍定為本堡守將而給

米一百碩以為守城之粮慶興海汀慶源山路即賊胡
入寇往來之地也公命移民入城俾免刼掠之患伏兵
要害以截橫行之路鍾城潼溪里亦賊路要衝之地也
公抄穩城鍾城行營軍各五十名設伏三處迎擊賊胡
大破之盡奪其所擄人畜賊胡遠遁不復入寇是行也
周巡六鎭釐賞誅罰咸得其宜撫禦戰守各盡其方民
夷愛畏莫敢更謀為亂見龍代公為將未滿一月卓然
啓請見龍兼節度使巡行六鎭以隨公後奪公鎭定
之功以吳應台為大將公既畢六鎭事癸巳正月十三
日還到鏡城朱村驛卓然復以公為大將初公遣六將

軍情憤惋義士散去吉州嶺東之賊復有信然伺釁之
意諸郡叛賊餘黨亦有乘時更起之勢列邑守宰鎮將
及流落士大夫有識者咸以爲憂爭咎卓然之失卓然
不得已復以公爲大將或謂公曰未可辭歟公曰始吾
出萬死起義兵只欲爲 國效忠耳今復爲將正得死
所何可顧小嫌而不念 國事之危急乎遂馳到吉州
餉勞三衛軍將士見公至咸洒涕迎拜勇氣自倍諸義
士散去者亦復還集端川郡守姜燦馳謁公曰端之留
倭恣意橫行而端軍皆步卒戰輒自潰願分騎兵以擊
之諸將曰吾軍分兩處與賊相持不可移兵他郡公曰

不然始吾與諸君起此兵者只欲討此一州之賊乎吾今坐休強兵而托以他郡不救端急是與古之賀蘭進明何以異哉即抄精騎二百使具滉等四人各將五十騎踰嶺到端川伏於城外二十里使端軍五十人進次城下挑戰佯敗而走賊二百餘名乘勝追端軍至伏兵處四隊齊出左右挾擊賊猝遇鐵騎蒼黃奔北追至城下幾盡射斬其帶傷入城者僅三十名同月二十七日聞南道倭大軍踰磨天嶺北來公還住臨溟抄精騎六百伏於要衝處以待之二十八日賊果蔽野而至伏兵將姜文佑等六人盡起鏖戰公率三衛兵邀截奮擊之

韓闕六十里至白塔郊元忠恕伏兵亦出合戰倭兵雖
衆而皆步卒我軍以精騎馳射射矢如雨流血滿道賊
死者不知其數而皆輿屍而去斬馘百八十級我軍死
者只二十五人日暮賊入城中收聚其死屍而燒之翌
日清正盡撤其衆乘夜潛遁公率三衛兵追擊至嶺東
賊不暇炊爨日夜南奔踰嶺而去關北遂清是戰也公
以數千之卒對淸正累萬之衆賊炮雷動飛丸蔽天始
三衛前鋒逡巡不進公慷慨揮涕策馬直前大聲呼三
衛將曰今日吾當爲 國一死勗哉諸公無使無存先
軫專美齊晉於是將士咸感憤觸冒莫有退者別將李

鵬壽射一倭將應弦而倒仍挺身立公馬前忽中丸而
死先是溫萬户李希唐亦中丸死鵬壽自初倡義宣力最
多至是奮頤先登而死公痛惜之公慮事精明料敵若
神尤善於知人用各當才是以能得人之死力以少擊
衆卒就大功雖古之名將何以過此哉公錄端川白塔
之功又使崔配天懷狀 啓聞于 行朝卓然怒公擅
自錄功 啓聞移文詰責語多無倫公辨析甚明而不
爲屈卓然益大恚欲以軍法殺公拿致公將佐酷加榜
掠索公過失而將佐抵死不貳於公卓然無所得乃作
誣 啓搆捏公益甚而端川白塔之功又皆反其實以

聞公雖使崔配天奏捷書而 朝廷以道臣之
啓歸重取實故公之長臨端白四大捷及鎭定六鎭之
功一未爲 朝廷所知可勝痛哉嗚呼當此之時三京
焚蕩八路魚肉而良將義士之敵愾效忠者亦可以一
二數矣權永嘉李月川之大鏖全勝其功大矣高苔軒
趙重峯之左袒裂裳其志烈矣然幸州延安此皆有位
地資於秉賦什伍之出而荊江錦山单弱之師竟至於
舍命殉節長使英雄之淚滿襟而已至若公逃竄之中
爲合之衆實與高趙無異而畢竟成就較諸權李難可
軒輊然則雖謂公當爲宣武第一勳可也惜乎煬竈之

害至使闕閭暗昧忠義抑欝卒之有天禍人刑之誓公卓絲牒中有宗社為墟乘輿蒙塵為臣子者必有殺切剝之心不以討賊為急雖免人刑必有天殃之語噫受任方面遭時艱虞不能出一奇發一矢殲一賊以報 國家反忌嫉人成功至於此極是誠何心哉古人所謂人無所不至者正謂此也道既通兵使始得北來公以所率兵馬屬之以歸三月除永興府使乙未除穩城府使丙申移牧吉州莅政一年恩威並著吏民畏愛一境仰之若父母丁酉御史上公治行 賜表裡以褒之是年移安邊又移公州戊戌春赴任時方修外方鎮管之制西厓柳文忠公成龍謂公才可任此請先使公

整頓所屬軍政使列鎮取效行之是年冬遞歸奉兩親
家居對人未嘗伐北關之功有問者亦不答知公者以
此尤服公公素性骯髒恬退不喜低心卑諂與時輩款
款又爲卓然黨所詆毁自北歸五六年或補軍職或除
判決事或出宰南北郡邑而終未得闡用於時甲辰丁
内艱丙午服闋除長端府使庚戌以謝恩副价朝京
師辛亥除南原府使壬子北路人陳疏頌公之功始陞
嘉善再牧吉州時光海昏亂凶人鄭造又不幸進出公
杜門屛跡日飲無何造時來謁或托醉沉眠或瞋目不
語且與李爾瞻隔洞而居爾瞻慕公文章累因人致意

而公一不造其門由是爲造黨所擠後閑置散無別無
治者有年矣及廢 母之變出公代食於楸下除副摠
管分兵曹叅判皆不就戊午除昌原府使翌年遞歸癸
亥三月 仁祖改玉朝議欲大用公旣被元師薦又將
置之通顯顧公急於便養四月乞爲全州府尹七月大
夫人卒于官奉喪還都下因毀成疾又大腫發於下部
久阽於危甲子二月李适叛 上將幸公山 命起復
公爲副摠管使出戰廟堂聞公疾劇白 上止賊平許
終喪是歲十月朴來章等逆獄起公名出於賊招盖醫
人李大儉嘗以治腫往來公家來章等謀不軌私相議

曰鄭某有才局可合爲將而大儉往來其家可令大儉
言及云云及事覺其言出於賊招公未免被逮與大儉
罒對大儉曰此言果聞於朱章等而顧以一番治腫下
針之醫安敢發此危言於分疏之宰臣乎鄭某實不聞
此言公之寃至此乃白側當見原而詩案之禍又出矣
公曾在昌原公餘賦詠史十絕其一曰楚雖三户亦秦
亡秦必南公說得當一入武關民望絕孱孫何事更懷
王草藁入於休紙中及居憂塗壁於廬幕完川君崔來
吉公長男進士君姪婿也一日來訪公見其詩就壁熟
視而去傳誦於其兄弟儕友間至是臺諫臺諫朴啞尹暿謂其

詩顯有指斥 上反正之意 啓請鞫問 上允之澤堂李公浦渚趙公翼時爲問事郎執其詩就委官言曰此乃詩人詠史之作斷無包含意思何可以此詩殺此人也二公於公無雅分而心傷其冤爲之力爭而不得公竟搒死於獄中乃十一月十九日也遠近聞者莫不冤之公孝友出天人不間於家庭之言判書公教子弟甚嚴少失意輒撻之及大故之後公常曰吾雖欲復受杖於尊堂尚可得乎仍嗚咽不自勝伯氏奉事公喪耦獨居子女幹於大夫人公撫視若己出閨門雖極雍睦而內外截然言不出入至于今搢紳家尚有稱道公家

法者持身清約閑世之貪財嗜利者常鄙嗤之初破倭
寇所獲貨寶不貲而一毫不自近盡分賜將佐褊裨餞
雄府十數而遆歸之日行李蕭然只有二僮携詩筒弓
刀隨後而已是以罷官家居多有未炊時妻子不堪其
憂而公處之晏如也光海時有一權臣欲引爲已援見
公而諷之曰君之貧苦令人傷心何以自堪公應之曰
吾將帶弓矢入深山射猛虎以資生非分富貴非吾願
也其人慙而去平居簡黙未嘗論人長短而性本嚴毅
雖素親善見其有不正處不復與之相款至於當官臨
事在一裁之以法不以勢利屈不以禍福動是以娼嫉

者多而愛公者亦爲公危之幸以此不免於禍其任昌原也鄭仁弘居在近地勢焰熏灼與仁弘同里相厚者欲防海澤於昌原公以有害於民禁之其人愛仁弘書以囑公公即重杖其人而逐之仁弘聞之大怒欲加害而未果及尹全州州有巨商交通勳貴者多貸官貨久而不償公到官嚴囚以徵勳貴爲之力救簡囑旁午而公不爲止愈督責之積年逋欠旬月之間畢捧乃已由是大失勳貴心至甲子詩案之　啓果出於勳貴之手嗚呼公以公忠正直之人前後同朝之不相能者非直尹蒼溪一人而已則是亦公之命也夫月沙李文忠公廷

龜與公有通家莫逆之契嘗謂人曰鄭子虛器局文章在今世當為巨擘而獨恨其剛直太過文忠蓋慮公以剛直取禍而其言卒驗云始澤堂李公在光海丙辰為北評事採訪父老之言詳記公倡義討賊事實顛末歸藏於家至甲子又目見公非辜而救之不得每誦公冤對時原情文字哀其抱冤而沒及為大學士釐正 宣廟實錄於公平定北關事特筆立綱叙目著公忠勤甚詳畏齋李相國端夏在 顯廟甲辰出佐北幕而先公所記公事故紙亦隨在行篋中鏡城人朴興宗等有所著壬辰義旅錄呈示畏齋且曰北人欲為公立祠以當

時同事人李鵬壽等配之以公雖寃死而尚未伸雪故
不敢云而其所著義旅錄與澤堂公記事鑿鑿相符無
一語違左者畏齋公乃克繼先志懼公忠烈遂永隱沒
不彰具述公事始終及北人欲立祠崇報之願以書稟
議于觀察使我先仲父發前人之潛德韜輝立後世之
懿範令則者（老峯答畏齋書中有發前人之潛德韜輝立後世之懿範令則之語）亦我先
仲父平生之志也先仲父以畏齋公書中所陳者具狀
啓聞于　朝請立公祠屋而乃捐營穀為工役費以
乙巳四月二十六日營建棟宇於鏡城漁郎里乃公主
艮首事之地也其年九月二十五日廟成大祭公位主

壁以李鵬壽崔配天姜文佑池達源配之畏齋公既立
公祠歸又上封章為公伸辨甚力且請 褒贈崇秩
上下廟堂議大臣鄭公太和諸人咸一辭贊之乃 贈
公議政府左贊成兼如式而 上又命錄用其子孫翌
年丙午司諫呂公聖齊請 賜公祠額 上可之 賜
額曰彰烈遣禮官操文致祭乃丁未十月六日也鎮孚
亦曾忝為評事拜公之祠既還 朝白于 上曰以鄭
文孚李鵬壽之忠節其子孫無一人立 朝者甚非所
以酬功興勸之道也宜令銓曹別為調用 上即賜額
可而今幾二十年尚未有奉承者殊可慨然耳竊惟公

之豊功偉烈至冤深痛昭在人耳目而又有石室之良
筆顧奚假區區賛歎而揄揚之哉茲敢輯錄其事行履
歴之表著著敬告有司以備採擇焉萬曆壬辰之再周
甲四月既望謹狀

諡號擬望

忠毅 忠愍 忠壯 以首擬擬下○臨患不忘國曰忠致果殺敵曰毅

有明朝鮮國咸鏡道壬辰義兵大捷碑銘 并序

中訓大夫守掌樂院正知製 敎兼 世子侍

講院輔德崔昌大撰

在昔壬辰之難其力戰破賊雄鳴一世水戰則有李忠武之閑山焉陸戰則有權元帥之幸州焉有李月川之延安焉史氏記之游談者誦之不倦雖然此猶有倚藉資於乘賦什伍之出也若起單微奮迸竄徒以忠義相感激亦能用烏合取全勝克復一方者則北之兵爲最

始萬曆中倭酋秀吉恃強鷙逆規犯 中國怒我不與
假途遂大入寇長驅 王京 宣廟既西幸而列郡瓦解
賊已陷京畿其諸將二人分兵首兩路行長踰 行朝
西清正主北攻其秋清正入北道兵銳甚鐵嶺以北無
城守焉於是鞠景仁叛應賊景仁者會寧府吏也素
惡不率及賊到富寧隨危扇亂執 兩王子及宰臣奔
播著並縛諸長吏與賊效款鏡城吏鞠世必其叔父也
及明川民末守忠男遽謀相嚮並受賊所署官各據州
城聲張勢立殺脅唯所指數州崩騷人莫自保鏡城李
鵬壽爲氣士也憤曰縱 國家搶攘至此兇徒敢爾邪

乃潛與崔配天池達源姜文佑等謀起義兵諸人地相
長莫適爲將評事鄭文孚有文武才兼兵可戰脫身匿
山谷間聞義兵起欣然從之遂推鄭公爲主將鍾城府
使鄭見龍慶源府使吳應台爲次將歃血誓義衆亦得
百餘人時北虜又侵犯邊諸公使人誘世必並力禦北
虜世必許之內義兵州城明朝鄭公建旗鼓上南城樓
誘世必上謁時其入目文佑禽之斬以徇赦其脅從郎
引兵南趨明川又捕東守等斬之會寧人亦討景仁誅
之以應義兵軍勢稍振附者益衆吉州人許珍金國
信許大成亦聚兵爲聲援當是時淸正令偏將領精兵

數千據吉州身率大軍屯南關以護之十一月遇賊于
加坡將戰鄭公部署諸將見龍爲中衛將屯白塔庶台
及元忠認爲伏兵將分屯石城毛會韓仁濟爲左衛將
屯木柵柳擎天爲右衛將屯湟河金國信許珍爲左右
斥候將分屯臨溟方峙賊猶勝不甚備諸軍並起掩擊
乘銳鏖戰之士無不叅呼先登者賊敗走縱兵追之殺其
將五人斬獲無數盡奪其馬畜器械於是遠近響震將
吏民洪若爭起應之衆至七千餘人賊收入吉州城畏
不敢動列伏于旁隧邀其出輒剿之已而城賊大掠
于臨溟率輕騎襲之單山設伏伺其還夾擊大破之又

斬數百人遂剖其腹腸暴之大路於是兵聲大震明年
是之十二月又戰于雙浦戰方合偏將引鐵騎橫衝之
迅如風雨賊失勢不及交鋒皆散走乘勝又破之明年
正月又戰于端川 二戰二勝還屯吉州保士旣而淸正
知軍不利遣大兵迎還吉州賊我軍尾擊至白塔大戰
又敗之是役也李鵬壽許大成李希唐戰死然賊[illegible]
不敢復北當是時 皇明將李如松亦破行長於平壤
鄭公乃使崔配天間行奏捷 行在 上引見流涕
贈鵬壽司憲府監察 賜配天秩朝散時觀察使元豪作觀察使尹卓然而刻本脫尹卓然三字可欠怒文字不稟節度而疾義兵功聲

出已聞奏率以謚旌故賞不行久之 顯宗時觀
察使閔昌重北評事李端夏聽於父老以實 聞於是
加 贈六字贊成賜壽持平論人 贈官有差又建祠
鏡城之漁郎里祀同事諸人 賜額曰彰烈今 上庚
辰昌大爲北評事旣與義旅之子孫訪問前故得事蹟
爲詳慨然想諸公之風又嘗路所謂臨溟雙浦者觀其
營壁戰陣之所徘徊指顧爲之咨嗟而不能去問語其
長老曰島夷之禍烈矣三京覆而八路壞諸公出萬死
一生提孤軍摧勁寇使我國家興 王舊地卒免於左
衽而邊塞之人興於聽聞勸於忠義者又誰之力

州，延安俱有碑碣載事垂烈，東西者瞻式，以關北之功
之盛而獨闕焉，庸非諸君之恥歟。咸應曰然，惟鄙人志
翊公命之，遂伐石鳩材，以人來請文辭，非其人，又來曰
斯役也，公實首議，不得命將輟，余乃叙其事系之銘曰
有盜自南，讐我　大邦，我　王于藩，以國受鋒，屹屹北
原，狼虺穴墉，有蠢者氓，亦抗而從，血口胥吞，濟毒以兇
士也竭竭，俊羣攸同，兵義莫利，不爲文弓，旣殲叛徒，寇
莫我衝，武夫鼓呼，山摧海汹，師征孔赫，厥醜崩忷，協底
帝罰，匪私我忠，北土旣平，爾蠶我農，　大君曰咨，孰
尚女功，贈官命祠，光惠始終，士風其烈，民可即戎，臨

溟之厓有石嶷嶷刻之誦詞用脈無窮

崇禎甲申後六十三年十月　日立

北青儒生請李訓鍊正希唐追享疏

伏以忘身殉國臣子之大節褒功顯忠有國之先務苟有忠勤旣著而表揚未盡節義相埒而崇報獨闕則將無以樹立風聲勸勵來後也此臣等所以謹將 宣廟朝死事人 贈訓鍊院正李希唐今與李鵬壽等一體甄褒之意千里封章累累逕而來籲於 宸嚴之下者也惟 聖明省納焉希唐以 國朝名臣青海伯李之蘭之後裔也自其弓馬發身之初已著忠勇果毅之稱當

壬辰倭亂之日以朱乙温萬戶與北評事鄭文孚鏡城
儒生李鵬壽等諸人倡義力戰終始殉節之狀熏蹟昭
昭布在北方之耳目著在朝野之乘史稱道于今識有
不可誣者矣當初倭酋清正以天下之劇賊乘勝長驅
直入北關自兵[illegible]軍潰之後一路列障舉皆望風奔
避莫敢有嬰其鋒者遂致人心擾亂兇徒竊發莫不背
國而附賊至有會寧逆吏鞠景仁鏡城叛吏鞠世必
等陰受賊誘爲賊鄉導縛繫　王子繫累宰臣擁兵據
城作賊聲援北路數千里之地已絕恢復之望矣伊時
希唐獨守孤鎭涕泣奮勵欲爲倡兵勤　王之計而恨

無同志之人矣聞鄭文孚潛入山谷有糾合義勇之舉乃與李鵬壽馳往赴之諸人共推文孚爲大將希唐爲副將鵬壽爲別將同心協謀招諭遠近嚴以約束軍聲漸振在在勦擊賊勢頗衰至於鏡城之戰也希唐奮身前鬪殺獲最多賊陣敗潰乘暮退遁則希唐與諸人自請追躡及於數舍之地馳突奮擊卒能梟叛賊之首復鏡城之地雖其方略區畫或出於主將而若夫以小擊衆摧鋒陷堅莫非希唐等殊死力戰之功也至於白塔之捷也脫 王子於虎口免諸臣於魚肉其功尤爲大矣而希唐終與鵬壽等身冒矢石竭力鏖戰遂至積屍於

陣前嗟乎壯哉苟非捐軀報 國之志蓄積有素其所
樹立何能若是其卓然哉北關之收復實基於白塔之
戰而是戰之得捷實資於兩人之先登則雖不免身膏
鋒鏑而眞可謂功存 社稷終使邠岐舊疆得免淪沒
於左衽者何莫非若人立懂之效也主將鄭文孚即以
臨溟戰捷之由及二人死事之狀馳 啓於 行朝則
宣廟涕泣歎賞 命贈李鵬壽司憲府監察李希唐
訓鍊院正之職 聖朝褒嘉之盛意誠可以激忠臣義
士之志氣矣但所 贈之職只是通訓一階而已其視
本爵未甚優異恐有歉於酬報之道而蓋將遲待事定

別有崇奬之特 恩矣不幸伊時偶被道臣之媄文孚聲績之擠已誣奏 行朝故文孚之功不被顯賞而其他諸人之功亦因此沉屈遂至於擠隮矣及夫年代漸久之後則地既荒遠俗甚頑獷不知節義之可尙故當時事蹟繙逑無人自說於泯昧不傳至今北路之人莫不歎惜焉頃於乙巳年間故相臣閔鼎重爲本道監司李端夏爲北評事也詢訪故老備採遺跡啓 聞建白準請褒揚之典乃有鄭文孚及李鵬壽等四人增秩易名之 命且令立祠而祀之 朝家酬奬之道至是而無憾矣獨惜乎希唐之名闕然不舉其於 褒贈祠享

之例俱不得與焉臣等誠未知其故也竊恐兩臣詢採
之時原隰之聽聞或失於周遍陋俗之傳說易歸於疎
略故及其 啓陳之際偶爾見漏而然者而其爲 恩
賞之下均則甚矣 朝典之疎漏則大矣忠魂之黯鬱
則深矣公議之慾憎則久矣乙巳建請既採其鄉邦之
公論而希唐戰死之狀亦出於鄉邦之公傳則不待別
驗他證而足徵其事實之明的矣如以爲遐方傳誦之
言不足爲 公家之取信則抑有明文實記之可據者
當文孚起義之時希唐與赴義諸人同會協心入守鏡
城及其吉州留倭之來逼城下也希唐多數發射賊遂

退去希唐與諸人追擊戰十餘合發矢輒中倭賊戴尸
奔北流血濺道之狀實在壬辰九月十八日及白塔之
戰希唐極力格鬪日暮時中丸身死之狀實在癸巳正
月二十八日而皆載於文孚狀 啓中矣且白塔之戰
追逐倭兵至於白塔郊南漆林下希唐與李鵬壽同日
而死文孚使崔配天懷捷書從間路奏 行在所 宣
祖大王引見流涕之語卽亦義旅錄所載也且文孚作
詩哀之其末句曰千載張巡與許遠九重泉路倘同
歸其意二人之死比之於巡遠也希唐之與鵬壽同死
之蹟據此而益可驗矣此等傳信文字不一而足而俱

著於鄭文孚遺藁及彰烈錄等書刊行已久擧世所共
質諸本州之傳聞不啻如符契之相合今若歷歷取考
則可驗其分明眞的而無疑矣安有人臣節義若是其
彰著而終未蒙　聖代之甄褒者耶如使鄭文孚等諸
人曾無增秩立祠之事而欲爲希唐一人獨擧崇褒之
典則其在　朝家愼重之道固難輕許而此則有不然
者鄭文孚卽希唐之主將而旣立彰烈祠矣李鵬壽卽
希唐同死之人而亦旣配食之矣至如崔配天等非有
希唐殺身之節而特以從文孚戰鬪之功亦皆一體躋
附則以明白死節之臣依同功同死之人追附於俎豆

已設之地寧有一毫窒碍之端耶噫當賊鋒充斥之日
國勢危綴人心潰渙數百年　宗社已阽垂亡之域
而希唐以一介邊將獨奮孤忠不計強弱不顧死生惟
以揭義殲賊爲志終至張拳冒刃視死如歸則其忠勇
義烈雖謂之撑宇宙而貫日月可也而今將消沉泯沒
歸於永熄不得表白於後世則在　國家存樹風聲激
勸將來之道當如何也況今邊境難保其常安日後不
虞之變有不可測勸勵冥頑之俗實是今日之急務而
若以立功死節於是邦者謂之人微事久不加表章致
有　恩褒失均之欠與則其何以慰遠民之心勸死長

之義乎然則追褒希唐之舉惟恐其不亟也宜矣古人
所謂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正謂此也伏願 聖明俯賜
鑒燭即 命攸司取考希唐死節之實狀其 贈爵
贈謚之典一依鄭文孚李鵬壽等例而施行焉仍 命
綽楔其門閭以盡表顯之方且令追配於彰烈祠俾得
腏享於同事之人則忠魂可慰公議可神邊民可使矜
式而亦可以還義烈於他日也臣等伏聞頃日 朝家
以歲籥重回壬辰 追念陣亡之人分遣近侍 賜祭
于各處戰場嗚呼大哉我 聖上哀愍國殤之 恩遍
及於泉壤凡諸猿鶴沙蟲之靈無不沾濡感泣於冥冥

之中而惟希唐獨漏於咸秩無文之典抱忠精而長湮懷鬱抑而莫伸竊恐千古義士不能無憾於今日也臣等俱在北關素聞希唐之忠節思以平日之所激昂者一陳於 冕旒之下矣適丁今年尤有感於往事愚衷所激不能自已相率遠來僭冒 瀆擾惶恐隕越無所逃罪臣等不勝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該曹稟處親筆以上

禮曹回 啓

北青幼學金時鏡等上疏據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觀此上疏則以爲 宣廟朝 贈訓鍊院正李希

唐壬辰倭亂以宗乙温萬戶與北評事鄭文孚鏡城儒生李鵬壽諸人倡義力戰至於白塔之捷也脫 王子於虎口免諸臣於魚肉其功尤爲大矣而希唐終與鵬壽冒矢石竭力鏖戰遂至積屍於陣前事聞 宣廟深泣歎賞 命贈訓鍊院正乙巳年間有鄭文孚及李鵬壽等四人增秩易名之 命且令立祠祀之而希唐偶爾見漏其爲不均甚矣疏漏大矣取考希唐死節之實狀贈爵贈諡之典一依鄭文孚李鵬壽等例而施行仍命綽楔其門閭且令追配於彰烈祠以盡表顯之方亦爲白有臥乎所取考鄭文孚集中與倭賊戰白塔郊

後狀 啓則有曰二十八日戰亡人段朱乙温萬戶李
希唐極力死鬪日暮時中鐵丸身死前訓導李鵬壽自
初倡義時盡誠奔走出入賊中窺覘志實忘身殉 國
爲白有如可節奮願先登中鐵丸身死是如爲有置以
此觀之則希唐當時殉節之狀不啻明白是遣乙良
獨不舉論未免疎漏是白去乎壯路邊塞之地尤宜崇
奬節義以爲激勸後人之資所當依疏辭許施是白乎
矣文字狀 啓中論列戰功之語希唐比鵬壽不無差
等 贈諡贈爵有難一依鵬壽之例許令追配於彰烈
祠仍旌其門閭以盡褒忠之典恐合事宜是白乎矣

恩賞重典自下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啓依回啓

施行癸巳四月二十五日

巡營關文

觀察使爲相考舉行事節到付禮曹關內節 啓下教

贈訓鍊院正李希唐彰烈祠配享後牒報以爲粘移

兩報之地向事

位室修改時移安文 追享時室狹故修改 李世瑾製

同死義士久闕俎豆百年公議一體追遵靈宮旣狹舊

制宜恢茲告權移式薦泂酌

還安文

新功既訖舊位還奉盛禮方舉觀瞻式聳

追享位奉安文

粵在龍蛇島夷猖獗金城失守　王輅播越兇鋒北驅三嶺瓦解逆民幸亂迎賊爭拜倫彝掃地無復人理公時守邊沫血奮起方當　主辱請生可羞爰及同志誓死殲讎鏃無虛發鼓必先登精忠所及何敵不崩追奔逐北再蹙強寇一邦郊歧旋復我舊奇勳克集繄誰之力嗟嗟賈督憯乎輕敵復矣英魂死綏初心義士千秋哀淚盈襟同死諸公俎豆並列以公成就崇奉獨缺不待百世公議乃定儒章一徽感動　宸聽既丹其楔又

血祀饗縱差先後豈間景仰邈此遐荒用樹風聲天綱
肆維永世宣明於焉妥神日吉辰良牲醴淨潔黍稷馨
香尊肅升降濟濟章甫颯爽英姿森森如覿瞻言一堂
左配右對宛若當日歃血成隊白塔古壘靈莫連蹇是
憑是依毋我遐遠庶幾格思感我衷悾冥冥默佑護我
家邦

春秋享祀文

糾旅奮義殉國捐身丹心一片竪髮千春

遺事

僉使李公希唐開 國功臣青海伯李之蘭七代孫也

伯膮節致仕退老于北青故子孫多有仍居者焉公生
於　嘉靖己未自幼時作事類異凡兒與羣兒遊戲也
刻木爲像坐諸高處呼羣兒諭之曰吾輩當致敬於此
因與羅列而拜觀者皆歎異之曰是兒行事大異於人
他日必盡誠於　國事矣年至十五常語人曰吾先祖
志業子孫之所當法也自是淬勵其氣大有追先烈之
志遂從事弓馬之藝家本貧寒躬執鄙事而耕耘樵牧
之暇習業不懈夜則設射於籬外與妻子對引長繩拖
於落箭之處箭絓於繩則摸索取之且射且拾如是者
累不覺其達曙其勤苦刻厲過如是　萬歷癸未登武

科時年二十五也始拜東部主簿未幾罷官北歸仍不
調者近十年本府東面長嶺下深林有猛虎逢人輒噉
之爲害甚酷而莫有除之者公只帶三箭馳往視之則
虎果蹲伏巖頭怒吼而磨牙公卽發一矢中破其頷虎
遂應弦而倒一境聳歎莫不壯之壬辰爲朱溫萬戶是
年六月倭酋清正乘勝長驅直入北關兵馬使韓克誠
欲守磨天嶺以拒之軍潰而走賊遂入明吉富鏡等邑
又掠會寧穩城慶源慶興等地復還據鏡城於是諸鎭
堡守兵皆叛　國而附賊爭縛守將舉城投降鏡州吏
奴鞠世必會寧逆吏鞠景仁皆受賊官號擁衆據城擒

兩王子及宰臣金貴榮黃廷彧黃赫武臣趙仁徵李
瑛邊倅文夢軒李蕙送於賊陣自是以後鍾城以北人
心並爲離叛至於北虞候李範穩城府使李銖兵使韓
克諴等亦爲本土人所擄送以致列鎭瓦解官守竄伏
北路數千里盡爲賊藪永絶恢復之望矣公於是時獨
守孫鎭涕泣慷慨欲爲倡兵勤 王之擧而恨無同志
之人矣聞北評事鄭文孚始擧義兵入據府城爲鞫世
必所逐走匿山谷中公遂馳往與赴義諸人同謂文孚
曰此何等時邪 王子及宰臣盡爲賊所擄 國勢已
阽危亡之域爲臣子者安忍恝視耶文孚察其有忠懇

強而後許乃使數人號召近境守令邊將及士人之吉稍
稍來會共推文孚為大將公為副將儒士李鵬壽為別
將同心協謀招諭遠近散亡稍集軍聲漸振矣九月十
六日隨鄭文孚入守鏡城越二日吉州留倭奄迫城下
公與吳錢僉使金範倚堞而射之多殺賊兵賊遂退走
公與諸人追至三十餘里躡擊之戰凡十餘合賊兵中
矢而死者甚多賊遂盡棄其衣糧器械載屍而遁去流
血濺於道路會日已曛黑不得窮追而還自是賊勢日
蹙十月陞潼關僉使以本道監司之 啓請也越明年
癸巳正月二十六日倡義兵戰于端川地馬屹境三戰

三勝還休兵于吉州至二十八日聞倭將遣大兵迎吉州所留倭撤還南道公與大將帥師迎擊且戰且逐至于白塔郊离漆林下公挺身立於軍前終日極力格鬪日暮時忽中丸而卒李鵬壽亦死爲主將鄭文孚以臨溟戰捷之由及公與李鵬壽死事之狀具啓於　行朝俊崔配天從間路馳奏則　宣祖大王引見配天而親問之至於流涕歎賞遂　命贈公訓鍊院正李鵬壽亦　贈司憲府監察公自倡義以來前後大小戰未嘗不冒刃前鬪起兵數三月之間能得擒斬叛吏收復北路脫　王子於虎口免宰臣於魚肉者莫非公等[illegible]

力勦討之功也及白塔之戰公奮身先登終至捐軀而
殉國其功伐節義俱有不可泯者而伊時主將鄭文
孚被誣於道臣不得陳暴其功績故公之力戰死事之
蹟亦因此掩蔽而不彰及年代久遠之後子孫零替俗
亦荒陋當時之事稱述無人幾至泯昧而不顯可勝惜
哉往在乙巳年間閔相鼎重爲北伯李相端夏爲北評
事也採訪當時事蹟 啓請褒揚之典遂 命部文學
贈扶加謚李鵬壽等四人亦 贈官爵且 命立祠而
並祀之即鏡城彰烈祠也當其事蹟採訪之時方伯詢
問偶不及於本州故公之殉節本末終漏於陳 啓之

中不得並舉於 旌表之典矣頃於乙酉年因本道多
士之上章 命立勝捷碑於臨溟追叙諸人之功而公
名亦在其中今壬辰冬又因多士之陳請特 命旌閭
且 命配享於彰烈祠公之未殁也 朝廷嘉其勤勞
特拜慶源府使未及赴任而戰殁去此必出於 朝家
賞勸之典無疑矣然而生既授府使殁只 贈訓鍊正
之職者何歟當干戈搶攘之際事或有疎錯而然歟家
藏舊藉及鄉邦傳誦多以此職稱之而除授 旨牒則
佚於兵亂中故子孫無以詳其除拜月日當時事蹟之述昧多
類此極可惜也墓在北青府東松山負艮之原夫人趙

氏同嵗而葬焉有三子長德立次仲立季三立德立三
立同登庚申武科長官止主簿季以鄉兵將戰歿於丙
子之難 宗人承議郎守兵曹佐郞 廣道撰 北關大捷碑曾於戊子崔公昌大與道內人士議所立而此云乃爾因多士之上章 命立此豈遠地傳聞未免失實者歟

墓碣銘 並序

通政大夫前吏曹參議知製 教趙泰億撰

北青李喬齡跋涉數千里訪余而言曰子豈嘗聞壬癸
北關之難乎當時死義士李公希唐卽吾先祖也先祖
之歿今已一百二十有餘年而子孫貧弱墓道尙闕表

刻辛子之墓而思一言余非嫺於辭者然夙嘗聞公
名而慕義則久矣其敢辭諸謹按公　國朝名臣青海
伯之蘭之七世孫也青海晩節退老于北青子孫仍家
焉公以　嘉靖己未生幼時戲嬉異凡兒稍長輒自奮
曰我有名祖曷不思繩武日益刻厲而家甚貧晝則耕
耘樵牧夜則操弓矢習射不輟癸未中武科拜東部主
簿未幾罷歸北青落拓不仕者且十年時時射獵以爲
樂府東長嶺有猛虎害人畜無數人莫有除之者公帶
三箭馳往覘之虎據巖石上吼聲震崖谷公一發而中
其額遂殪之一境皆相賀壬辰爲宋山堡鎭萬戶是歲

六月倭酋入寇其驍將清正乘勝入北關兵馬使韓克
諴軍潰而走賊遂大掠于吉明鏡富之間鏡城吏鞠世
必會寧奴鞠敬仁等俱受賊所署官執　兩王子及數
三宰臣武臣邊倅以與賊致欵八月清正分兵屯吉州
於是諸鎮堡長吏陷賊殆盡人心崩潰公獨守小鎮慷
慨欲無生關北評事鄭公文孚爲亂兵所逐竄身海濱
公遂與同志士李鵬壽等四十人往見鄭公謀舉義旅
遂推鄭公爲大將歃血同誓勉以忠義招諭遠近散亡
稍集九月隨鄭公入守鏡城府吉州屯賊進薄城下圍
之甚急公與美錢僉使金鶴登城俯射殺傷甚多賊遂

適去公與姜文佑具滉等十五人追至三十餘里戰凡十餘合賊中矢死者至不可勝數流血被途獲馬匹衣甲器械充多十月陞拜潼關鎮僉使明年春還賊于端川三戰三勝還吉州休兵清正知軍不利遣大兵收還吉州賊公與鄭公帥師逐之至白塔坪南漆林下又大戰公挺身先登盡力格鬪衆無不踊躍爭死者賊遂大窘奔潰日且暮公忽中丸而殁李鵬壽亦同死焉即正月二十八日也鄭公以詩哭之曰千載張巡與許遠九重泉路倘同歸又使崔配天冒行至 行在奏公及鵬壽死事又陳賊退不敢復北狀 宣廟爲之流涕嗟歎

者久之 命贈訓鍊院正公之未沒也 朝廷遥授慶源
府使而公未及拜命畢竟褒贈視本職及覃豈干戈搶攘
之際朝家有未及照檢歟嗚呼方劇冦充斥兇徒出 煽鐵
嶺以北殆非我有方伯節鎮不爲鼠竄卽逗遛觀望國事
無可爲者乃公以邊堡一小官糾合義旅臨陳鏖敵奮不
顧生死追乙逐北屢立奇功使賊勢大摧畢竟公雖死而
賊亦不得復逞其功烈豈不誠偉然哉公之死明白如彼
而北倫荒陋季代寝遠方乙巳道臣之採訪而褒 闡也
公名獨漏焉及朝廷立彰烈祠祀鄭李諸公也公又一不得
與焉公論久而愈鬱今 上壬辰因多士疏請始 命旌

閭又命追配於彰烈祠國家表忠之典於是乎無餘憾矣
公曾祖諱八全祖諱桓考諱伯妣李氏墓于北青府東松
山艮原夫人趙氏同崗而葬長子德立庚申武科主簿次
仲立季三立與長兄同登武科丙子胡難以鄉兵將戰歿
可謂不忝所生也已裔齡即主簿玄孫云銘曰
嗟哉李公生乎朔荒處則一障蓋名位未足踰人而人
主不識何狀及其臨危奮發爲義旅先倡志一何偉
氣一何壯貫勇推鋒寇莫我抗哀哀漆林功傑身喪幽
音上徹 聖君悽愴英聲義烈百代攸仰我 后追念
重加褒尚躋祠表宅用勸貞亮我銘穹石于松山之嶂

凡厥後人尚式玆忠臣之葬

贈職敎旨此當在上贈職敎旨之類而初不見於祠享本草始出於追享之時故追錄于此

李希唐 贈禦侮將軍訓鍊院正者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戰亡追 贈

追享時移還安祭式記

癸巳之夏四月 朝家因北青儒生金時鏡等疏陳有 贈訓鍊院正李公追享之 命而舊祠狹隘鄭容新位故邑倅韓公在垣以改竪之意稟方伯得報是夏六月初八日行移安告由祭奉諸位權安于書堂郎於其

日設重修之役稍廣基址鳩材經始至秋八月功告訖
屋制依舊而增左右挾門矣以是月初八日並舉還安
追享祇事之儀而曾於移安祭其饌品咸春秋享亦用
一籩一豆一爵則今還安祭亦當依是而亦少追享祭
固是盛儀饌品酌獻率用春秋享式行於一時一室則
兩祭饌品豐殺之不同恐涉未安故還安祭亦用春秋
享式蓋出於僉議之所定也

鏡城儒生呈巡察使李公光佐文

鏡城儒生呂尚績等謹齋沐百拜上書于巡察使閤下
伏以生等生此遐裔未有知識而惟厥秉彜之心所同得

則其於忠義向慕之誠固不容全昧矣故乃敢仰溷微
悃惟閤下恕察焉本邑彰烈祠即壬辰倡義義士俎豆
之所也倡義顚末俱載祠志固閤下之所明燭則不必
縷縷褻瀆而祠之建設今纔五十稔將未免寒落廢墜
則其所以爲弊者有難勝記而請擧其最急者兩條陳
之本祠初無奴婢而只有藥泉公按節本道時劃給婢
二口而已皆老病已無應役之路故今城主特軫此勢
得給一婢而亦年迫六十朝暮且死則此婢將死而供
士廢矣供士廢而祠必不守此爲弊最急者一也且本
祠既是 賜額之所則春秋享祭需例自官家辦備而

其運來之規初不入於詳定節目中故本祠當其祭時必雇馬載運而祠之距邑百有餘里馬之貰雇一年兩度則每每運致之際其艱難苟且之狀有不可言而且計雇價其將幾何逐年如此物力弊矣物力弊而祠何能支此爲弊最急者二也大抵守祠之方奉祭之道莫大於斯二者而今既如此此今日生等之訪問長嘆者也伏惟閤下自按節來首以旌節義樹風聲爲第一件事則此政生等仰陳悃愊之秋冒瀆嚴尊以冲煩縷倘以道內屬公奴婢劃給本祠而又以祭需刷馬載於詳定案以爲本祠保護之地則豈但生等之感頌而已賫

使忠義永賴焉益壽其享矣不勝惶悚戰灼之至

題辭

北方去京師絕遠士民之爲 國家奮義效忠者視近服之人尤爲可貴如彰烈祠宇最宜發揮崇長以風勸一路之士而來見本祠典僕闕少幾不成樣實爲寒心行營婢一口爲先以年少可使者劃給前頭若有屬公奴婢又當加給至於 賜額之祠祭需之自本祠運來極是謬規今後則發刷馬定爲恒式並只鏡城府良中別關分付向事

贈司僕寺僉正崔公墓碣銘 并序

通政大夫行鍾城都護府使西河任守幹撰

余北來翌年夏鍾城崔生瑾以其先狀謁余而請曰僕之先有遭時艱而奮義勞績頗著世祀寖遠大懼湮沒而不傳方營麗牲之石欲叙其略茲敢徼惠于公公幸寵而銘之余受而卒業慨然而諾曰公之志節在法宜銘余何敢辭焉遂据其狀以次之公諱配天字仲立系出江陵遠祖司正諱安海坐事遷鏡城高祖諱繼宗禦侮將軍曾祖諱麟秀通德郎禮賓寺直長祖諱三峻從仕郎昭格署參奉考諱起雲宣務郎禮賓寺直長妣宜人忠州朴氏亓作之女也公生嘉靖乙丑雅性端愨人

或北而不較臨事制義則有毅然不可奪者及長敏而
劬學輒冠鄉解屢應明經北方學者求或先焉萬曆壬
辰島夷之劇也　大駕西狩諸路瓦解賊酋清正長驅
而北莫敢嚶其鋒者鎮北賊鞠世必等羣起而叛執兩
王子及大臣長吏以應賊賊署體伯之職據鏡而兵
勢張甚公遂慷慨奮起與數三同志謀舉義旅而討之
時評事鄭公文孚脫身毀服而跳從間道將南遂公與
池公達源邀於道而論事鄭公初亦疑而拒之見公之
拔血誓死乃從而亾匿抵武溪李公鵬壽家推鄭公爲
大將遂舉兵六鎮將士多有來附者於是謀先誅世必

世必素嫉儒士而獨敬服公且愛公之善棊常邀而對棊公有心圖之故往赴之其母戒世必曰吾觀崔生非庸人其心未易測也汝何驩狎如是乎會北虜乘釁而動邊戍多聳世必頗以爲憂公因進說曰鄭評事有威望誠能延入共守則虜不足憂矣世必心然之由是鄭公得入鏡城世必乃以兵讓鄭公自爲副將因其入參縛而斬之羣兇遂次第就捕乃進討吉州賊戰于長坪大破之將奏捷 行在路遠且梗人皆憚之公獨挺身請行募善躲者數人而去晝伏夜行貫穿虎豹之中踰崢山歷深谿至于足繭而流血及至 上嘉嘆之除軍

此九字初稿脫落故傍書

器寺主簿而遣之是年冬又戰于臨湏而敗之明年春
又戰于端川三戰三勝又戰于白塔大敗之賊遂退走公復懷捷
赴龍灣鄭公具奏公當倡義之初旣多宣力而及討賊
終日力戰有斬馘之功 上引見流涕而撫慰之賜
御衣及網巾鞵履匹帛等物仍命陞通政階公以志在
決科榮親辭焉遂除軍器寺判官且令給復四項世世
勿替時觀察使尹卓然嫉鄭公之功能反搆罪于 朝
致令倡義諸公之事沈抑而不顯至今有志之士無不
扼腕而長嘆自是公退居鄉里口不言軍功惟刻意窮
經終不獲一第吁亦命矣夫久之除朝散大夫會寧教

授公已老矣猶訓誨後學諄諄不倦及寢疾之後亦手卷不置其篤學盖天性也攷其大節則可謂不負乎書矣崇禎庚辰二月二十九日以壽終于第享年七十七葬于府南宋村始墓洞午向之原從先兆也後澤堂李公植爲壬辰義士著採詢錄崔公有海記聞朴公興宗義旅錄公之遺事槩可見矣驪陽君閔公維重守本邑爲文親祭于墓及李相公端夏爲評事閔相公鼎重爲觀察使相與採取事蹟 聞于朝贈公司僕寺僉正於是士人建祠于府南漁郎社武溪村倡義首事之地而享鄭公以公及同事三人配之呂相公聖齊請于 朝

賜額彰烈配令人晉州姜氏禦侮將軍德俊之女也歸
公家以婦道聞先公沒附公墓有五男三女男長曰尚
仁登武科司饔院奉事次曰尚義先職通政尚禮尚智
尚信女長適金俊民次適嘉善李尚㥜次適洪藎忠側
出二男尚俊尚文奉事娶南陽洪溥女生四男曰瀅瀷
灝灌通政娶朴夢哲女生一男二女男曰泓女長適之
世賢次適金汝稷側出三男洛灤滌尚禮先娶吉景羲
女生一男一女男曰瀷參奉女長適玄以機次適洪永
源後娶洪海女生二女長適李以有次適馬昌寅尚智
娶張擎國女生二女長適李輝發次適皐地行尚信娶

金自成女生一男一女男曰澹女適洪久源後民生二男二女男曰挺豪挺彥女長適朴自章次適李曄尚悋盡忠皆無後尚俊尚文亦無後奉祀四代孫華鎭無後以再從弟斗樞之第三子瑾爲嗣內外曾玄凡若干人餘不盡錄噫公以畏荒布衣徇國家之急奮不顧身其功伐可紀而幽而不顯者殆將百秊公論久而始定旣加　褒贈終享血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悲愍寵辱於公何有而亦可慰北地義士之心矣遂爲之銘曰

維昔島夷之爲蛇豕兮荐食我東孰奮縫掖兮袵金革而即戎推建幕府兮克奏膚公先夷內難兮卒靖外訌

而義烈宜表後世兮 褒贈猶晉於崇終茲余銘乎貞
珉兮庸詔無窮

正位配位序次舊圖

贈議政府左贊成義兵大將鄭公

贈通善郎司憲府持平李公

贈朝奉大夫司僕寺僉正崔公

贈通政大夫掌隷院判決事姜公

贈宣務郎戶曹佐郎沈公

正位配位序次今圖

贈議政府左贊成義兵大將謚忠毅鄭公

[illegible]公

[illegible]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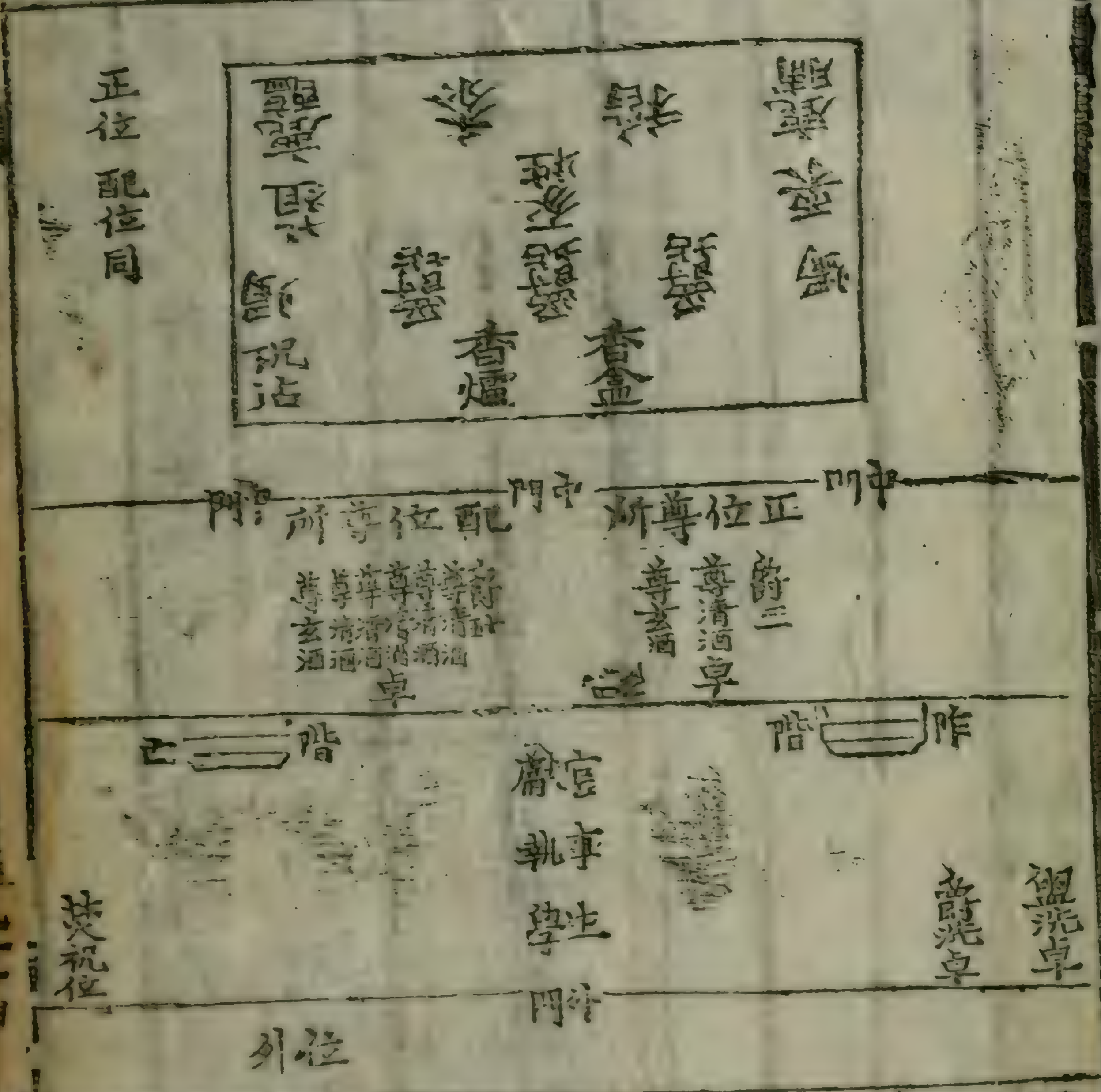
[illegible]公

[illegible]公

[illegible]公

說圖乃訓鍊正公追享後位次定位次之時有二議焉一則曰諸公功烈之高下今不敢追論而訓鍊正曾未入享於建祠之初而今始追配則當以追配爲末位而次於郎公之下一則曰訓鍊正既同參於倡義之謀力戰破賊且與持平公同日戰亡其位當在持平之下判決事之上各執未決邑倅韓公在坐卒定講以訓鍊正次於判決事之下矣略記之也以使後人知之

祀享時陳饌及設次之圖



春秋享祀祭品今以五禮儀七祀及釋奠從享祭品參酌爲圖而右兩祀則只奠一爵而此奠三爵兩祀則無祝坫而此設祝坫此爲異同耳七祀則壺尊釋奠則象尊此從象尊似當蓋七祀註配享功臣圖云故以此參酌耳

六位祭物式

稻米一斗八升黍米一斗八升酒白米三斗眞麴一斗二升粟黃一斗二升菁菹一斗二升鹿脯三十條鹿醢三十條豕盌一體黃燭六雙香六封祝紙一張筆墨各一窓户紙三張自本府監封 載運刷馬亦自本府出 ○

祭物器品及享儀與書院同

詩

詩異於文故別爲編次諸公題詠雖多特取其慕義之意而採錄耳

述懷　農圃 贊成 軒號

宇宙中間七尺身蒼茫獨立影無隣誰有青山能借路
夕陽長作往來人 公於壬辰之亂陷賊中脫身逃走行乞於富寧青巖境此詩即其時作也

哀李監察 鵬壽 詩

入門魂魄想依依有老兄存母亦違千載張巡與許遠
九重泉路倘同歸 此即公後竄吉州時到持平遺宅詠

口號

客夜元無寐如何雪月明欲作還家夢終宵耿不成 公宰吉州時池公達源往訪被留有日矣一日夜洪公以雪月雙明不能成寐公作此詩以贈

酉客

闔門日午午雞鳴呼喔殊非夜半聲秦法若嚴於酒法不應關出孟嘗行池公嫌久處公門欲潜還爲公所覺守鎖城門置酒盡歡戲贈此詩

哀李臨察　李成吉

惟公幸遇丈人吉謙慨期同誅賊魁人皆後殿子先登憤惋彌中難自裁投身虎口試衆寡阿堵賊徒如嬰孩無端烏乞散英魂始覺忠誠爲禍媒將軍錄節奏九重襃贈要令傳後來書生戰死武夫全列鎮紛紛良可嗤公無顯典將無賞也知世路多嫌猜

贈鄭評事　芝川黃廷彧

鐵騎橫馳十萬軍少年才子立殊勳今來獨領千人守
一箭應清漲海氛

長德山次黃芝川韻　譯堂

曾於此地破蠻軍關北誰論第一勳耆老至今思大樹
塞門何日靖妖氛長德山即贊成公破賊處無人傳述芝川譯堂兩詩記蹟頌詳可謂實錄

壬辰倡義行　蒼谷

妖星照夜白燄橫獰飈震地黑氛腥蠻猘飛鶚踔怒鯨
陰虹吐血赭重溟兇燹爟爟　玉輦行殺氣漫漫天晦
冥凌煙遺裔控血誠斗膽輪囷發霜刪傑廈垂傾隻手
擎張拳雄呼編伍丁壯時仗義托血盟歃　國輸忱昭

景星魁梧鄭帥文武英凜烈精忠髓骨銘雄壇虎視指
敎精義旅熊咆傾耳聽探襟客樹六小征荷戟潛環長
短亭揳揄磨牙出重城列焰煽風爍前垌猿臂彎弧霹
靂鳴鳥章掣電連淄軿陰客藏兵鳥歸程縱橫排陣雲
龍形奸鋒急頓震雷轟霜鑑環匝嚴袧囹槊齒爭視八
上生禿頭傩加腦後釘刵耳椎髓亟塡坑剥膚揚梟延
變賞祜骴杈路逼霄崢燐火連宵爍流螢雄虺竄首凶
膽驚㾴雀思巢愁鎩翮鈋絲整肅樂還營義鬭燀爀殷
奔霆雲消關塞漢月明笛弄梅花海天青黎氓競奮戀
國情賊烟先礫宣威靈槍麈騎踏臨野平刳腹劌腸

獰沙汀群烏晚噪啄食爭積屍夜燒焰青熒端刺羨侯
華嶽精靈傳西望泣淚零協義披肝棟奇兵下弱誇完
蹴石屛揮矛奮挺孰爭衡蹀血漂杵泥濁涇斑衣咋指
暗吞聲昧威癘憂牢閉扃先隊巔旋察將迎還輪夜脂
濯行鈴金甌既完劃塵淸瑞雲葱蘢豐沛庭　褒功還
歎賞典輕培義誰能明　國經慶蔓雲仍應底成金榜
輝煌標名馨擴實搆詞植邦紘播揚義風埀典刑

贈別池參奉士進　達源　　東岳李安訥

鳳闕淸晨拜赭袍春風馳駰鐵關高身被短褐懷明月
氣決浮雲握孟勞義旅新興忠憤激　除書遠下寵

恩褒磨天嶺北要荒地二百年來第一豪 天啓甲子東岳謫鏡城

上池公家乙丑付處洪川丙寅公被澤堂薦除濬源殿參奉過謁東岳作此詩以贈之

次叔父東岳韻贈別池參奉　澤堂

白頭休歎始靑袍荒塞何人拔擢高　新政 時仁祖改玉四年

一時收遠跡義師當日效殊勞　祠官得侍珠庭闕茂

秩行看　玉璽褒梁楚向來須李劇英聲直壓五陵豪

挽姜僉使 文佑　石潭李潤雨

少年豪氣動關北一馬曾穿萬馬羣　鄭城鷲梁齒

前傳靑海龍驤花門平生勳業徒爲爾僉使功名豈是云

鶴髮在堂先奪去茫茫天道不須論

燭龍書堂贈諸生　泛翁洪柱國

爲謝諸君子相迎溪上堂周遊皆勝景信宿且深觴絶塞多儒地忠臣倡義鄕朝來薦綱鄕里號合漁郎

過彰烈廟有感　申翼相

彰烈新祠表大名北方千載樹風聲誰知一片漁郎地衛國功賢萬里城

次申評事叔弼遊漁郎韻　畏齋

滎陽千載樹勲名同事諸公著義聲闡道新詩題廟宇一言應復敵長城公自註云頃日印君寄示其所詠詩有此步和唐人以劉長卿爲五言長城以詩比長城故也茲借用之

感懷書寄燭龍堂諸君案下

窮荒絕塞是吾鄉丘壑從來意不忘放逐尚還孤首地初心孫負燭龍堂公自註去生在北幕時旣營鄭公祠宇又營書堂于祠墻外一日要兵使往見兵使笑我勤若於是役對以吾營吾舍以備他日謫居之所仍有不容在丘壑之語諸君同聽亦必記取矣今得罪放黜猶得偷安田里非向時所自期者故占此一絕矣

彰烈祠　藥泉南九萬

鄭公祠倚武溪湖湖上青峯一抹孤九里湖平纖續息四圍巒疊盡屛紆入當板蕩彰忠節地到窮荒祔別區更讀燭龍書堂記遙思二李望京都二李指畏齋西河也

彰烈祠感懷　農巖金昌協

島夷昔搆患兵塵瀰茲土鄭公奮幕佐登壇建旗鼓感激列鎮動雲蒸義旅聚溯泝望　行在談笑取逆豎長驅無留行破敵若風雨功高有媒孼事昧限閫賭忠績鬱不揚幽憤久乃吐新廟抗海壖椒荔永終古來者亦可勸大定固有數

感古　金時傑

慷慨悲歌客來尋彰烈祠邊民知慕義學士記與師身作長城日堄招絕漠時苾蓁仍故里松老歲寒姿

過燭龍堂有感 二首　李健命

武溪遺廟舊聞名瞻拜于今仰義聲列郡當時無一介

奇功不獨耀邊城

先君記語寄遐鄉夢想平生未敢忘風樹即今餘恨在可堪揮淚過書堂公自註云書堂之作李相國爲評事時主之而先君作記在壁今日來過盖不勝孤露之懷書此以畱

次題上韻　　申鋌

北方忠義貌英名遺廟華顏愜此聲志士千秋興感慨幾彰雄烈耀詩城

題彰烈祠　　崔昌大

徒手殲兇豈顧勳向來旋鉞自紛紛千重嶺扼今無恙萬古華夷永有聞祠屋近山新種柏戰場邊海尚屯雲

睢陽父老多遺事誰勸中丞傳後文公自謫去時嵗嘗碑碣敚落句云

彰烈祠　李光佐

孰將玆土視要荒烈士如雲動四方青紫無能誰復記
高名萬古北辰傍

題彰烈祠　宋成明

奮義波頽地獄兇豕突塲靡公無北土彰烈在　前王
廟貌臨湖曲風聲振海鄉永思酣戰狀鬱嵂白山長

彰烈祠

彰烈祠志卷之二終

別錄

觀察使兼巡察使爲折給事本府人尹金等奴婢相訟奴斗里年七十一同奴一所生婢走巨年三十三二所生奴石乙伊年三十一三所生婢貴今年二十八四所生婢貴非年二十三合奴婢五口本府欒亂里新設祠宇折給爲去乎分付祠宇以爲院中使喚之地爲乎矣來式年續案懸錄向事（老峯爲巡使時折給而後本主更訟沒數還推）婢漢代婢楚仙等（樂泉爲巡使時折給）

觀察使兼巡察使爲定給事鏡城府罪人安仲吉籍沒奴婢等各官各鎭堡及鄉校祠宇之中小名區別割給

關後錄爲去乎依後錄捉來使喚爲乎矣待弍年續案懸錄向事

後彰烈祠定給婢玉尚年二十二尹公趾善爲巡使時折給而本主安仲吉子處孝稱以籍沒前放賣他人故時未推尋

府官爲定給事贖良女玉娘年五十二雖曰舊時土婢其夫金界知買得贖良爲妻居生者至於十二年之久而界知渰死之後上項玉娘破界知之喪纔朞年餘潛奸他夫之狀節節痛惡其在正風俗之道不可不依法定罪是乎等以决杖六十度後仍定官婢決給本祠爲去乎自今爲始執持使喚向事韓公在垣爲判官時折給

觀察使兼巡察使爲相考事北方去京師絕遠士民之爲 國家奮義效忠者視近服之人尤爲可貴如彰烈祠宇最宜發揮崇長以風勸一路之士而來見本祠典僕闕少幾不成樣實爲寒心吉州所在行營婢一口以未及嫁夫可使者劃給後牒報爲旀至於 賜額之祠祭需之自本祠運去極是謬規今後則同祠宇祭物自鏡城府發刷馬運送定爲恒式施行爲旀舉行形止牒報向事右關吉州鏡城（李公光佐爲巡使時折給癸巳九月行營婢田邑自吉州交付）（祭物載運刷馬鏡城詳定案入錄）

府官爲折授事本府彰烈祠乃倡義諸賢享祀之所而

本祠物力單寒將無模樣之地是乎等以自官特念其守護之方明倉浦貢官畓養士廳折授西邊所餘三石落只特爲折授本祠爲去乎自本祠今年爲始句管收稅爲乎矣從便三分取一分逐年收捧以爲永久遵行向事 韓公在垣爲判官時劃給

右完文爲勿侵事廣林菴劃屬彰烈祠其意有在是在如中近年以來凡諸雜役與他菴一體侵徵故不勝支當僧徒漸致流散云殊極未安自今以後同菴乙良自兵營至本府及各廳自衆造之役以至大小雜役一切勿侵爲乎矣此後如或違令更侵則該吏難免重責暢

念興行者 李公光佐爲巡使時成給

府官爲相考事廣林菴則旣已劃給彰烈祠以爲模樣之地是遣凡營府出役切勿擧論是如乎今聞營門重造等役各寺僧一體混侵是如爲臥乎所本寺刹段與鄕校養士廳寺僧有異而將不成樣是如巡使道敎是營府大小出役切勿橫侵之意旣已完文叱分不喩本府亦慮本祠寺刹之疲弊今後乙良營府重造與六小雜役永勿抄侵事定式分付爲去乎粘連件記九戶僧利考次知向事 韓公在垣爲判官時成給

雄城許章甫極敘今
里中陽君此書極是
以累抄多採方論書
尚精心蒐羅考定參
諄諄李學士利濟者知

子初鶴 黃雲

癸巳秋日書於

病後隨錄付梓

此書苧洞南主簿鶴鳴見彰烈祠志舊本憎其未刊傳於隔紙張書送其意之勤懇可知尾繡手筆以備後看